

夜
獵
記

夜 獵 記

孫 了 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0721B



大地出版社刊行

1948

~~1616127~~

目 錄

夜 獵 記	一
木 偶 的 戲 劇	五七

夜
獵
記

此页空白

有許多朋友，常常捉住了我，要我說故事。在我遇見那個紅領帶的朋友時，我便捉住了他，要他爲我說些故事，以便轉述給我的朋友們聽。

他是一個奇異的人物，生平最多奇異的經歷。他常常把他的奇異的經歷告訴我。

而他又是一個說謊的專家，達到無事可說時，他便告訴我一個謊。

他說：這世界，整個就是一個謊。越是不起的人，他們越會說謊；而越會說謊，也越使他們了不起。在以前，說謊是惡習；而現在，說謊却成了美德。

爲了養成美德，他也學會了說謊。

於是他又爲我說了一個離奇得近乎荒誕的故事。

這可能又是一個謊。

現在讓我轉述給你們聽。

說不說由我，信不信由你。

這故事發生在××大學附設的博物院內。

最先出場的角色，就是這博物院的守夜人。有一大半的事情，都是由他嘴裏，生龍活虎地說出來的。聽着，也許不由你的神經，不感到緊張！

在先前，博物院內原沒有守夜這個職司。每天開放時間一過，把門鎖上了就算。可是，在幾個月前，院內忽然常常遺失東西，所失去的，是些整匣子的蝴蝶標本。這在普通的人，拿了去簡直分文不值，而在院方呢，却是一種學術上的重大損失。是誰偷的呢？因為事後不留痕跡，事情竟然成了疑問。院方不得已，這才破例僱用了一個人，臨時充當守夜的職司。這個守夜，已有四十多歲，人是很誠實的。晚上，就在二層樓的甬道裏面，架個床鋪睡在那裏。他的視線，可以顧及出入的要道，和幾間比較重要的陳列室的門。

博物院內自從有了這個守夜，果然不再失去東西。這可以證明，以前失落的標本，真是有什麼人乘夜潛人帶走了的。從此，這守夜人便一直留在院內，暫時不再撤銷。

不料過了一陣，又有一件更新鮮的事情發生了。這事情的經過，簡直荒唐得不近情理。

原來，這博物院內，新近運來了兩座大標本，一座是菲洲產的猩猩，另一座是北極產的巨型白熊。這兩座標本運來之後，因為一時沒有適當的櫥櫃可以容納，暫時便在樓上第五號陳列室的一隅，着地安放下來。

那座白熊的標本，價值相當名貴。牠的製造也有點特別，普通獸類的標本，都是四足直立，作奔走的姿勢，而這座白熊，却是支起着兩隻蹠形的後腳，像人一樣，站在木座之上。牠的前爪向前伸展，像是撲人的樣子。尖嘴微張，露着長牙，那一雙假眼，淡黃色之中帶點綠色。整個的姿態，顯得十分猙獰。

這兩座新的標本陳列之後，很引起參觀者的興趣。可是陳例了不到兩個星期，那隻大熊，却突然不見了！

牠是怎樣不見的呢？沒有一個人能說得出來。總之，在隔夜，牠還張牙舞爪；站在木座上面。第二天早晨，這第五號陳列室的一隅，只剩了那隻黑猩猩，孤悽地蜷縮在那裏，牠的白色同伴，却已影蹤全無。

白熊是不見了，拋下那個木座沒有帶走。木座上，矗起着兩枚大釘尖，這就是釘住兩條熊腿的東西。看樣子很像這個白色龐然大物，因為酷愛自由，已經從這狹窄的木座上面，努力掙扎下來，跑出去玩兒去了！

就在白熊出走的同一夜晚，另一間陳列古物的陳列室中，有一柄商代的匕首，同時也宣告失蹤。這柄匕首，柄長六寸，刃口非常銳利，很可以用作殺人的武器，並不像別的古代刀劍，只是一種爛銅廢鐵而已。

據這守夜人說，熊與匕首被竊的這一夜，整個的院屋，靜寂得像一座大墳場，他可以發誓，

並不會聽到過什麼聲息。而且，自第五號陳列室起，各處的門，各處的窗，門的是閉着，鎖的是鎖着；事實上，就連一縷煙霧想偷走進來，那也並不可能。照理說，有人偷走了這麼一件龐大的東西，多少應該留點痕跡。可是那個「帶耳環」的賊，幹得非常乾淨，竟連半寸長的一段棉線，也不會留下，供你做什麼偵查上的線索。

總之，這一件事情的可異，就是毫無痕跡。

不！痕跡是有的，那個痕跡太駭人了！

原來，在第五號陳列室的樓窗之下，那里有一帶灌木，圍成一小片隙地。前幾夜，曾下過一場大雷雨，把這隙地上的一層浮土，沖洗得像鏡面一般光滑。在大白熊失蹤的第二天，有人發見這窗口下的泥地上，留着好些蹣跚的足跡；這些足跡，每兩個一組，有的祇有足趾，有的祇有足跟，也有跟趾俱全的整個足跡。顯明的一點，這是熊的足跡。這些足跡在泥地上散佈成一個不規則的小圓圈。看樣子，倒像那位白熊先生，曾在這灌木圈中，練習過一小節蹣跚舞似的！但，除了這些熊的足跡以外，別的痕跡，却絲毫沒有。

綜觀以上的情形，這並不像是什麼人，乘夜潛入院內，偷走了這隻熊；却像這隻熊，自己從第五號陳列室內越窗而出，和這博物院行了告別式！

嘿！事情真荒誕，動物院內不會聽說走失過什麼活的野獸！而在博物院中，竟會逃跑一頭死的白熊！你對這件怪事，將有何種的解釋呢？

可是更荒誕的情形，還在下面哩！

據那個守夜人告訴人家：這白熊的作祟，並不自失蹤的一天開始。牠自從運進院內，不久就妖異百出。前面曾說過，這座白熊的標本，和另一座猩猩的標本，是同日運進院內來的。這兩座標本的姿勢，都像人一般，直立在木座上面。安放的時候，本是熊臉對着猩猩的臉，那樣子，像一個白種大力士，跟一個黑色土著，在舉着拳擊的比賽，看來非常滑稽。

有一天——大約是這兩座標本運到的第四天或第五天——早上，這守夜人開門走進這第五號的陳列室，（他本兼負着洒掃的職司。）却見白熊的標本，不再用尖嘴向着那隻猩猩的黑臉，而變成用背部向着牠的同伴。當時這個變異的情形，並不會使這守夜人發生駭異。因為他知道，這座白熊的標本，外表雖像一位暴發戶一樣，有些神氣活現而龐然自大！實際牠的肚子裏，祇塞滿着些草料木屑，分量並不很重。或許，隔天有什麼好動的參觀者，偶然把牠移動了一下，以致改了樣子。當時把牠搬正之後，却並沒有十分在意。——這是第一次作怪的情形。

第二次的變異，是在前一星期的晚上。

這守夜人，患着失眠的病症。他在院內，雖然睡得很早，但往往無法入睡。那一夜，約摸在九點多鐘的時候，他忽聽得院內有了些響動。側耳聽聽，像是有人頓足；再聽聽，又像有人在散步。因為前幾時，院內曾失落過東西，這使他不敢懈怠，慌忙從牀舖上起來，悄悄地走向各處去巡視。他在各個陳列室的門口，仔細聽了一會，却聽不出有什麼聲音。最後，他巡視到這第五號

陳列室的門外，站下來一聽，那奇怪的足聲，果然就是這一室中發出來的。這門上的鎖孔很大，於是，他便俯下身，向鎖孔中偷窺進去。誰知他不看倒還好；一看，他的頭髮，每根都直豎了起來！

他看到了些什麼呢？

他看到那隻白熊，張開了血盆一樣的巨嘴，正在那里舞蹈！足下那方木座，隨着牠的龐大的軀體，晃盪得像一艘波浪中的小船一樣！他還看到這個白色的怪物，有時伸出前爪，輕輕撫摸對面那隻黑猩猩的臉，彷彿在表示親善。但有時却向猩猩臉上猛攔幾下，像主人向奴婢示威！可憐，對方那個沒能力的傢伙，耐性似乎很好，一任牠的狎弄，却是分毫不動！

事實上，這守夜人在鎖孔中至多不過窺探了一分鐘，但他的一件短褂，却已被脊背上直流着的冷汗所濕透！

當時駭極之餘，黑暗中摸索後退，他幾乎沒法再找到他的睡處。那晚，他讓他的兩片肺葉，在胸膛間直搗了一整夜！

以上，却是這守夜人，在白熊失蹤以後親口說出來的話。

在最初，他這種野話，原是絕對不會有人相信的。因為在這一世界上，固然也有不合理的事，但不合理也該有個限度。至於以上的話，却真荒誕得連邊際也沒有！有人以為：如果這守夜人不是有意造謠；那一定是他的神經中樞，好久不曾抹油，因而有些毛病了。

這守夜人的故事，是這樣的怪誕不經。不料，同時另外有一個人，竟以一種無可否認的事實，證明了他的話，並不完全虛妄。這個證明者，却是那夜在博物院附近巡邏的一個警士。

於是，這事件便越發陷入了不可究詰的境界。

諸位大概知道，那座博物院，所佔的面積是很大的。它的正門在雁蕩路，左側的圍牆，靠着黃山路。當白熊失蹤的那一夜，這巡邏警正在博物院附近一帶巡行。那時，時光已近深夜十二點。仲秋的季节，繁星滿天，微風不動。他從黎明路那邊，沿着黃山路緩走過來。因為氣候很熱，汗流不止，他打算站定了步子，略為休息一下。他剛在博物院的圍牆邊上站下來，一邊抹汗，一邊無目的地顧盼着寥寂的四周。他的視線剛從雁蕩路這邊飄過來，忽見一株法國梧桐的樹邊上，閃着一個白色的影子。第一眼，他祇見一個側影，再加四周又很黑暗，他以為這是一個穿着白色衣衫的人站在那里。這個時間，這個人躲在那裡做什麼呢？因為行跡可疑，他想走上前去看個清楚。剛自舉步，在第二眼間他已看清這白色的影子，却是一頭遍體如雪而直立得像一個人一樣的龐然巨獸，探出兩個巨爪，張開那隻大嘴，姿勢正像要乘他不備猛撲過來而一口把活吞下去的樣子！

你們想吧！在這深夜的時間，在這幽悽的環境之中，一個人遇見了這樣的怪異，任憑他是怎樣胆大，他的神經將有何等的變異？當時他驚悸之下，想動作而還不及有所動作，驀地，他的後腦上面，忽被一種分量很重的什麼東西猛擊了一下，連着他就在這博物院圍牆之下，暈了過去！

其後，這個暈倒在路邊的警士，因着路人的發見，才送進了附近的醫院。經過了急救的手術，這警士雖然甦醒了過來，可是他的神識，依然模糊不清，睜開眼來却就亂嚷：『白妖怪！吃人！吃人！』

這怪事發生的翌晨，那博物院內恰巧在盛傳着白熊標本無端失蹤的消息。

那個巡邏警，他所看見的白妖怪是什麼呢？不就是博物院內所走失的那座標本嗎？一具沒有心肝腦子的東西，牠怎麼會活動呢？——雖然說，在眼前這個瘋狂的世界上，那些沒有心肝腦子而活動得厲害的東西，原也遍地皆是。然而，眼前的這座標本，却明明絕對沒有活動的可能性，那末，牠怎會跳跑到圍牆外面去的呢？這其中，究竟蘊藏着何種的幽秘呢？

沒有人能回答以上的問題。

那博物院的當局者，原都是站在時代最前線的人物。爲了破除無謂的迷信起見，最初，原想把這失落標本的事件隱瞞起來。但，由於那個警士的意外的經歷，却弄成想瞞而無法隱瞞。更顯明的一點是：因這警士的話，却證明了那個博物院守人的話，並不是神經性的囈語。

於是，不久，這一件怪事便以最高的速率，傳遍了這大都市的每一角落。

當時有幾張報紙，詳細記載着這件新聞，有的報紙，刊印着博物院的照片，有的，甚至還刊出了那位白熊先生的同伴——那隻猩猩——的玉照。一片神祕的空氣，鼓盪得相當熱鬧。

當時這新聞傳到了一位青年的耳內，却引起了甚大的興趣。

那個青年，年齡不過二十多歲。名字叫作黃令德。過去，他在大學裏讀過書。他的表面上的職業，是某一通訊社的外勤記者。實際，他另外還有一個不公開的職務。——他在本市某一個以神祕著名的人物手下辦着事。

據這青年黃令德的意思，一座死的標本，居然會興妖作怪，在這二十世紀的現代，似乎太覺說不過去了！那末，這白熊的滑稽戲劇，料想必有一個暗幕。他很願意知道知道，這暗幕之後，究竟隱藏着些什麼？

於是，他使用着新聞記者的名義，並攜帶了一顆好奇心與一個邏輯的頭腦先去訪問那個被白熊嚇倒的警士。

其時，那個腦神經受震過度的警士，還在醫院裏面療養。經過了一番談話，結果，這警士始終堅持着：那夜他親見那白色的怪獸——（現在他已知道這是博物院走失的白熊標本）張開了血盆大口，正預備一口把他猛吞下去！除此以外，却完全說不出別的所以然來。

第一次的探訪，結果是不得要領。

於是，第二次這青年改換了路線，又去訪問博物院的管理者。據這管理者的談話，他們承認院內在近時期中，曾失去過幾種東西；最初失掉的，是些蝴蝶標本；後來又不見了一座白熊的標本，和一柄匕首。他們的意見，認爲這完全是出於有血肉的人類的竊盜行爲，絕對沒有什麼神祕可言。至於其他無謂的問題，院方却絕對拒絕回答。

黃令德認爲院方的話非常合理。可是，他的探訪却依舊是不得要領。但他並不灰心。最後，他又找了一個適當的機會，把談話的目標，移到了那個守夜人的身上。

據黃令德的觀察，這個中年的守夜人，面相的確很誠實，不像是個造謠生事的人物。而且，他的眼光很澄澈；說話也極有理智，這更不像有什麼神經錯亂的現象。

黃令德因爲對方這個傢伙，是這戲劇的最初揭幕者，於是，他便特別小心的準備用舌尖上的鈎子，鈎索出對方嘴裏的祕密來。

可是，守夜人對於這個問題，却顯出憎厭的樣子，看他緊皺着眉頭，似乎很不願意再提這件事。

好容易費了一番唇舌，方把這守夜人的話匣打開。

但，他所說的話，依舊還跟先前完全一樣。這在黃令德，原來是老早聽熟了的。看來，他這第三次的探訪，又將帶回第三個不得要領了。可是，他還不願意輕易放棄這個最後查究的機會。於是他向對方說：

『據你說來，你是親眼看到過這頭白熊在跳舞的？』

『我有什麼理由，要造出假話來騙人？』守夜人生硬地回答。

『這白熊倒很摩登，牠居然還會跳舞！』黃令德笑笑說：『我準備向這裏的管理人建議，最好在地板上而打此蠟，以後等這畜生回來時，跳起舞來也好便利些！』

『先生，你的意思，是在譏笑我說謊嗎？』這中年人有點生氣了。

『我不敢說你是在說謊。只怪這故事的本身，太像一個謊話了。』青年俏皮地說。

『好，就算我說謊吧！那末黃山路上的那個警士，也在幫我在說謊嗎？』

青年第一次被駁倒了。但是，他仍繼續向下追問：

『你的意思，這白熊的失蹤，一定不是被竊，而是牠自己逃出去的，是不是？』

『我確定如此，不管別人信不信！』

『他從那裏逃出去的呢？』

『窗裏，這是清清楚楚的事！』

他們的談話，就在那間第五號的陳列室內。因之，這守夜人堅決地指指那個窗口。

『你說這是清清楚楚的事。那末，當這白熊在演習牠的飛檐走壁的絕技時，你又是親眼看見的了！是不是？』

『你用不着這樣口口聲聲譏刺我哪！我的好先生！』這守夜人格外着惱地說：『假如牠並不是從窗口中跳下去的，那末，請教先生，你對這窗口下面的熊的腳跡，又有什麼高明的解釋？』

於是，這青年第二次又被對方駁倒了。可是，他還在努力找尋對方的弱點，預備乘隙進攻。

他說：

『你說這座白熊的標本，自從運進來後，就有種種怪異。那你為什麼不及早報告，却要等這

標本失蹤以後，才說出來？」

『報告？我報告誰去？誰相信我的話？』守夜人悻悻然說：『到現在，你先生還是不相信這件事。如果我當時來報告你，你會相信我的話嗎？』

青年第三次幾乎被駁得無話可說。他沉吟了好一會，忽然找到了一個很大的破綻，他冷笑着說：

『你說你是在鑰匙孔中看見白熊跳舞的？』

『正是。——你想，我還敢開門走進來嗎？』

『難道這陳列室內，是長夜點着燈的嗎？』

『不點的。』

『奇怪呀！』青年突然說：『既然裏面不點燈，你在鑰匙孔中，用什麼方法，能看到裏面的情形？』

這中年人瞪直了眼，呆住了。青年暗暗好笑，他想：憑你會說話，破綻到底讓我捉住了！可是停了停，只見這守夜人悠閒地指指那些闊大的窗戶，他說：

『先生請看，這裏沒有什麼遮蔽。燈光雖沒有，但月光是有的！』

一場談話的結果，這青年帶着一個鴨蛋和一張懊喪的臉，退出了這所神秘的博物院。路上他在想，想不到這樣一個面貌誠實的人，會有那樣一支伶俐的舌子，這真是人不可以貌相了。

至此，他覺得他自己的能力，已不足以解決這個艱難的算題。於是他想到了另外一個比他更聰明的人。一到家裏，他在電話機上撥上了一個號碼，他向話筒裏面問：

『喂！歇夫在家嗎？啊，您是歇夫。好極了。』

他說的「歇夫」兩字，並不是人名，而是一種尊稱。這是法文 *chef* 一字的譯音；意思就是首領。只聽那位首領在對方說道：

『是黃令德嗎？什麼事？』

『啊，歇夫，您近來聽到過什麼新聞沒有？』

『沒有呀，我這里是西線無戰事。你呢？』

『難道您沒有聽說過那個博物院內的白……』

『熊！』對方馬上接口：『你要報告的，就是這件事嗎？』

『那末您也知道了。』

『我爲什麼不知道。』

『這事情太神祕了！』

『你也認爲神祕嗎？哈哈！我不知道你會受過近代的教育沒有？』對方帶着含笑的訓斥。

『您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在一個科學的頭腦中裝進那種不科學的玩意，是有些不適宜的！』

『那末，您是不相信這故事嗎？』

『那末，你倒相信這個故事嗎？』

『我已努力打聽過一番。從各方面探詢下來，這事情好像是千真萬確的呀。』

『千真萬確的？哈哈！我的好寶寶，別再孩子氣吧？』對方大笑起來。『我問你：假如你看見一個變戲法的人，在你耳朵後面摸出了一個雞蛋，難道，你也馬上就相信，你的耳朵後面真會生出雞蛋來嗎？』

『好歇夫！別開玩笑！您知道這戲法的內容嗎？』

『這是燒掉一支土耳其煙的問題呀。』

『那末，請您告訴我吧。』

『對不起！現在沒有功夫……』

刮搭！對方把電話掛斷了。青年黃令德的鼻尖，又在電話架上，碰到了一個軟木塞。

沒有辦法了。暫時他只能把一顆好奇心，放在悶葫蘆裏。……

這問題在他腦內，困擾了很久，但是，過了幾天，他把這件事情，漸漸忘懷了。

有一天，他剛從外邊回到家裏，忽然壁上的電話鈴聲響了起來，有一個帶點變性的聲音在

對方問：

『喂喂，是令德麼？』

『CC，有什麼事？』那個跟他通話的人，名字叫做錢錦清，也是紅領帶集團中的人物之一個，同伴們都簡稱他爲CC。這時他在對方興奮地說：

『你會聽到過那隻白熊的事情嗎？』

『不但聽到過，我還曾爲這事情而親到出事地點訪問過。』黃令德說。

『結果如何？』

『不得要領。』

『你有甚麼意見？』

『我的意見嗎？』黃令德笑笑，『我以爲那位密司脫白，牠不耐拘束，牠酷愛自由，牠很摩登，牠會跳舞，也許不久的將來，牠將穿上夜禮服，參加那些貴人們的鷄尾酒會了。』

『別開玩笑，告訴我，你對這件事作如何的看法？』

『我沒有什麼看法，我的腦壳裏面祇有一團霧。』

『你會向歌夫提起過這件事情嗎？』

『提起過的。』

『他怎麼說？』

『他說，這不過是一支土耳其紙煙的問題。』

『那末，爲什麼不請求他消耗一支土耳其煙？』

『他說，他暫時沒有功夫爲我解釋。但你爲什麼突然提到這件事？』

『你不知道嗎？』對方興奮地說：『這事情最近又有了新的發展！』

『噫！』黃令德的眼珠亮了起來，他趕緊說：『你說下去。』

『最近，有人看到那隻白熊，在苑東路一帶出現，時間是在深夜。』電話裏的語聲，充滿着詭祕的意味。

『啊·苑東路一帶，那不是就在你的寓所附近嗎？』

『多蒙這位新聞人物，旅行到了我們的區域裏來，這是不勝榮幸的事。』對方帶着點玩笑。但是黃令德催促他說：

『那末，這白熊的出現，是誰看見的呢？』

『據說看見的人已不止一個。描寫得最神奇的是一個女人，她說，她看見那隻白熊，披着一件大氅，在法國梧桐的樹影之下負手散步！所以最近連那一百廿四號的通霄營業，也受到了影響了。』對方說到這里，他問：『你知道這一百廿四號嗎？』

『當然，那是苑東路盡頭的一個秘密賭窟，設備相當豪華，你爲什麼要提到它？』

『有一個賭徒，大約從來沒有旅行過北極，也從來沒有見過白熊，他在一百廿四號的附近，劈面遇到了那個白色怪物，他被這白熊，嚇得暈了過去，到天亮，方始被人救起。因此，其餘那些出入於一百廿四號的人，大家都懷了戒心。』

『看來那隻神祕的白熊，他是反對賭博的。』黃令德幽默地說。

『我以為，那隻畜生，倒是一個時代的前驅者，因為，牠剛學會一點人樣，就已懂得了撈
等。』

『你爲什麼這樣說？』

『因爲那個被嚇倒的賭徒，醒回來之後，他發覺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不見了。』

『會有這樣的事情嗎？』黃令德站在電話機邊沉吟地說。

『那末，你對這個新聞，願意繼續探訪一下嗎？』

『用什麼方法呢？』

『你可以到我這里來守候機會。』

『祇有守株待兔，難道還有守株待熊嗎？』

『不管待兔待熊，祇問你有興趣沒有？』

『對不起，』黃令德想了想而後說：『我已沒有這樣的胃口。』

『但是我希望你到我這里來一次。』

『另外有什麼事情嗎？』

『我想跟你談談。』

『是不是你的憂鬱感又發作了？』

『你不用管，我希望你來。』

『好吧，抽空我就來。』

括搭，電話掛斷了。

這個錢錦清，在紅領帶的集團裏，出名的，是一個富於憂鬱感的青年。據他告訴人家，他有一個精彩的女友，這個精彩的女友，有一種精彩的脾氣，常使他受到許多精彩的痛苦。逢到這種時候，他便希望有個談話的對子，發洩發洩他的憂鬱感。

他的寓所，處於死東路的两段，地點非常僻靜。他把所住的那所小樓，稱爲C小樓。這C小樓，在紅領帶的集團裏，出名的是一架產生歇斯的里的溫牀。可是他的那些青年同伴們，還是很喜歡踏上這所小樓上來。

而黃令德，也是這所小樓上的常到的嘉賓之一個。

於是，在第二天，黃令德又踏上了那座小樓。

最初，黃令德以爲，這小樓上的空氣，照例不會使人感到愉快，但是這一次他猜錯了。這一天，錢錦清比之往常高興得多，大約最近，他又接到了一個美麗的小信封，這信封裏給他帶來了不少愉快的空氣，因之，他的滿面春風，却把小樓上的憂鬱氣氛，完全驅走了。

在紅領帶的集團裏，大半都是游手好閒之徒，除了接到C的命令以外，其餘的日子，簡直閒得要命，因之，黃令德在那座小樓上，一連住下了好幾天。

有一天傍晚，他們踏上了陽台，在憑欄閒眺，只見大路兩端，絕少行人。路旁的榆樹，有幾片落葉在金紅色的晚霞中飛舞。這里似乎張着一口幽靜的網，把都市間的喧囂完全攔住了。黃令德指着欄外說：

『這里真是一條最荒涼的路。』

『但我以為這是一條可愛的 Milky Way。』

『Milky Way？乳白色的路，什麼意思？』黃令德有點不懂。

『西方人把銀河叫作 Milky Way。』

『這銀河太寂寞了。』黃令德笑笑說。

『然而它是美麗的。』

『那末，在這美麗的銀河的對岸，該有一顆美麗的 Vega（織女星）了，是不是？』

『你猜得不錯。』

『你能把 Vega 所在的方向指給我看看嗎？』黃令德游目四顧地說。

這座 CC 小樓，是在苑東路的最狹的一段。路的對方，有一排單間雙層的住屋，一共是五宅，像積木似的一小堆。每宅屋子的樓外，有一座狹長的陽台，欄杆是綠色的。第五幢屋子的陽台以內，那兩扇地長窗，懸着潔白的窗簾。錢錦清悄然指着這窗簾說：

『Vega 就在這個窗子裏。』

『她美不美？』

『你看戲劇裏所扮演的織女美不美？』

『你爲什麼要把她稱爲織女呢？』

『在春天，她的長窗敞開着，從這里望過去，可以看到那臥室的一部份。她常常坐在一張方桌前編結絨線，因此我暗暗地把她稱作織女。』錢錦清一面解釋，一面又說：『她長得真美。有時，她走出陽台，憑欄而眺，她的纖細的手指，真是雕刻家所無法描繪的手指。她的秀髮常梳成不同的式樣，據我看，第二天比第一天梳得美，第三天又比第二天美，而第四天……』

黃令德怕他從第一天美到第三十天，慌忙說：

『世間的美，應該有個限度，太美了，那會遭到天公的妒忌的。』

『你別打岔，聽我說下去：今年的夏季，每天傍晚，她常常到陽台上來納涼，穿的是一種乳白色的輕綢的短衣，那不知算是浴衣還是什麼，衣角上，繡有一隻隻黑色的大蝴蝶，風吹過來，那些黑色的蝴蝶像要飛起來，她的苗條的身子跟着那些蝴蝶也像要飛起來。』

『於是你的身子也跟着快要飛起來。』黃令德第二次打岔地說。

『我的身子不會飛，但至少，我的靈魂快要飛起來。』錢錦清堆上一臉輕佻的笑，他點頭承認。

『有了這樣的奇遇，怪不得，這裏的秋天，不再是落漠的秋天了。』

『這不能說是奇遇，因為這類 Vega，已經有了她的 Altair（牽牛星）。』
『那末你，只能算是一個古代的觀星家，可憐！但那位有幸福的 Altair，又是一個何等樣的人物呢？』

『那是一個身材瘦長，面色憔悴，很帶點憂鬱感的人物，看樣子，有點像一個美術家。』
『哈哈，你在爲你自己寫照了。』黃令德向那個白色窗帘啾啾嘴：『那個長窗以內，除了那顆 Vega 跟她的 Altair 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還有一個態度很佻傥的傢伙，看來像是一個懸掛汽水瓶蓋的人物。』

『懸掛汽水瓶蓋的人？』黃令德有點不懂。

『枉爲你是紅領帶集團裏的人。』錢錦清笑笑說：『連這個也不懂，汽水瓶蓋，那就是證
章呀。』

『這個傢伙又是什麼人？』

『看來像是那位美術家的密友。他跟那個 Vega，好像有一種越軌的親密。』

『聽你的口吻，好像吃過檸檬酸。』黃令德向他打趣。但是錢錦清自顧自說：

『在夏天，這窗子裏真熱鬧。』

『他們有些什麼新奇的節目呢？』

『那三個基本角色，常在一起玩紙牌，有時候，玩紙牌的人增加爲五六個。他們叫鬧着

heart and diamond，可能是在那裏玩 bridge。」

黃令德以爲他會說出什麼新奇有趣的故事來，但結果，他祇說出了玩紙牌。他有點失望。於是他說：

「你太沒有常識了。bridge 不可能由三個人或者五六個人玩。並且，這是一種比較有意思的東西。你所描寫的這一夥人，看來不像會玩這個。」

「你憑什麼理由把人家看得如此之輕？」

「你憑什麼理由把人家看得如此之重？」

錢錦清笑着搖搖頭。黃令德說：

「不要管這個。但今天，這顆美麗的 Vega，到什麼時候，才會在銀河的對岸出現呢？」

「不要提起吧！」錢錦清憂鬱地說：「我已好久沒有看到那顆美麗的星，連那位美術家也不再看見，總之，這兩扇長窗，現在是關着的時候多，開着的時候少。」

「那又爲了什麼？」

「我怎麼會知道。」

「你很有點悵惘吧？」

「欣賞一顆美麗的星，那是人類的天性哪！」

他們的談話暫止於此。總之，他們爲了太閒，才會進行這種無聊的談話，可是，就爲這一席

談話，却引起了一件非常怪異的事！

這怪事就發生在談話的下一天。

這一天，錢錦漪有些事情，下午就出去了，直到半夜，還沒有回來。黃令德獨自一個，留守着這寂寞的小樓，獨自一個悶得發慌，在深夜一點鐘的時候，他還沒有睡眠，因為屋子裏的空氣太沉悶，於是他又無聊地，踏上了那座陽台。

這是一個深秋的季節，漆黑的長空，只有少數幾顆星星，在疲乏地眨着眼，夜風吹來，帶些涼意，遠處，偶有幾聲犬吠，穿過了無邊的黑暗，淒厲地送向耳邊，景象真是蕭颯得可以。

爲了上一天的談話，他免不了向着對方的屋子，多注意一點。但是，對方那五幢積木似的屋子，却已蓋上了深黑色的被單，進入了深睡眠的狀態。

夜涼漸加深，黃令德獨自在陽台上站立了一會，他準備回進來睡眠。就在這個時候，突然，他覺得眼前一亮，四周的深黑，被這突然而來的亮光扯破了一大塊。

對方第五幢屋子的樓面上開了燈。

那長窗的窗簾，被耀成銀白的一片。

有個影子，在這銀白的光芒中一閃。

一個意念立刻閃進了黃令德的腦內，他想，會不會這影子就是那顆美麗的Voss，會不會這美麗的Voss，揭開了窗簾，走上她這綠色的陽台。

他不禁疑視着這銀白的窗簾。

白色窗簾上的那片黑影又一閃。

在他的想像中，以爲那個影子，該有一個勻稱的輪廓與柔和的線條，豐滿的胸部與纖細的腰肢，但是，當那閃動的黑影貼近白色的窗簾而停止下來時，他看出這影子，並不像是人影。

那片黑影，有一個毛茸茸的頭顱，一張尖銳的嘴，跟一對豎起着的小耳朵，說得清楚些，這影子像是一隻支起兩條後腿而直立着的狗，但是，狗的身軀，決不會有如此龐大！

這是什麼東西啊？

想念之頃，只見那片怪影，在窗簾上一蹿一躍，像在那裏舞蹈，一忽兒，這怪影又高舉着一條臂膀——不，該說是前爪——爪內緊抓着一件東西，一起一落，在那裏揮舞。

啊！那是一柄短刀！

由這短刀，却使黃令德立刻想起了博物院內所走失的那隻神秘的白熊。因爲，白熊不見的時候，有一柄古代的匕首，連帶也不見了。並且，錢錦濤曾在電話裏說起，那隻神秘的白熊，最近在深宵裏又常常出現，而出現的地點，就是在這苑東路的附近一帶。

那末，難道對方窗簾上的怪影，就是那隻白熊嗎？

寂寂中，遠處有幾隻野狗在汪汪地叫！

深夜的風，吹着路旁的樹，在瑟瑟地作響！

四周還是漆黑成一片！

這時，似乎整個的宇宙之內祇有對方這個窗口裏面有一點光，而這有光的所在，竟會發現如此怪異的事情。黃令德並不是個胆小的人，但是，在這樣的深宵，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他遇見了這樣一件出乎意外的事，他的心有點發跳，他忍不住向屋子裏輕輕地喊：

『CC，快點，你來看！』

可是他在喊出以後，方始記起他的同伴並不在屋子裏。就在這個時候，對方窗子裏的燈突然熄滅，眼前依然漆黑成一片。

他像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他在漆黑的陽台上呆怔了一會，帶着一顆驚疑不定的心，匆匆回進屋子。開了電燈，一眼望見那具電話機，他趕緊把聽筒拿起來，撥了一個號碼。他這電話，是打給他的 Chief 的，他知道 Chief 的枕邊，裝有一架電話機，祇要他睡在家裏，電話是可以打通的。一會，聽筒裏有一個疲倦而惱怒的聲音在問：

『誰？』

『是我，歇夫。』

『啊，令德，難道你把你的手表失落了！』那個疲倦的聲音帶着斥責的意味。

『歇夫，請您原諒，能不能聽我說幾句話？』黃令德請求着。

『好，能說得快點嗎？我正在做夢，夢見跟水手星巴德鬥劍，我快要獲得勝利。等你說完，我還要去找我夢裏的勝利哩。』

『歇夫，那隻白熊……』剛說了一句，對方立刻惱怒地說：

『夢話！我在做夢，難道你也在做夢？』

黃令德怕他把電話掛斷，趕快說：

『您曾聽過 C C 的報告嗎？據他說，最近，那隻白熊，常常在苑東路一帶出現。』

『我已經告訴您，這是夢話！』

『但是，』這邊慌忙說：『但是今晚，我，我也親自看見了！』

『什麼？你也親自看見了！』對方的語聲，已不再像先前那樣輕視。『說下去。』

於是，黃令德把即刻所見的怪事，簡單地報告了一氣。只聽對方訝異地說：

『真有這樣的事，現在呢？』

『毫無動靜。』

『好吧，你把屋子裏的電燈熄掉，守候在陽台上，看對方窗子裏的燈光再亮不亮。』

『我照辦，您呢？』

『我馬上就來。』

電話掛斷了。

黃令德遵守電話中的囑咐，再度熄滅了燈，再度踏上了陽台，悄悄地，用心注視着對方那個窗口。

天，依然是那樣黑，四周，依然是那樣慘寂，對面的五幢屋子，依然是在深睡眠的狀態之中。

大約過了三十分鐘的時間吧？

他聽得三五十碼的距離以外，有一個汽車的喇叭，嗚，嗚，嗚，響了三下。但是那輛汽車，並沒有駛近前來。停了一會，有一個口哨的聲音，輕輕起於樓下。他立刻聽出，吹口哨的人，並不是錢錦清，而是他們那位神祕的歌夫。他正預備下樓去開門，可是樓梯上已傳來了輕輕的腳步聲。原來，那位紅領帶的紳士，他已使用了他的夜間辦公的技巧，自由地進入了屋子。

黃令德掩上了陽台的門，垂下了窗帘，扭亮了電燈。只見那位賊首領却已悠然微笑地站立在電燈光之下。雖然是在深夜，這位剛跟星巴德在夢裏比過劍的紳士，西裝還是穿得畢挺，胸前那條領帶，照舊鮮紅得耀眼。

他手裏拎着一個黑色的皮包，像是醫生出診時所用的東西。

黃令德望着那隻皮包在微笑，他知道，這皮包中藏有許多精緻的外科醫生用具，包括着撬門的鑿子，開箱籠的利錐，割玻璃的鑽石等等，形形色色，無奇不有。

這就是說，在這個賊世界上，你想做成一個出色的人物，這些必要的道具，那是隨時隨地，

不可不備的。

那位紅領帶的人物站在屋子裏問：

『有動靜沒有？』

『沒有。』黃令德搖搖頭。

『可有人走進那幢屋子裏去？』

『沒有。』

『出來呢？』

這邊還是搖頭。

『那末，』歇夫說：『你陪我到陽台上看看去。』

說時，他從他的黑色皮包裏，取出了一件什麼東西，藏進了衣袋。黃令德依着他的話，把他領上陽台，悄悄地把那個怪異的樓窗指給他看。

那五幢屋子照舊沈浸在深黑色的寥寂中，一絲光，一絲聲息都沒有。歇夫從衣袋裏取出了一具孩子們玩弄的橡皮彈弓，扣上了一顆不知什麼東西，觀準了第五幢屋子的樓窗，一彈子打了過去。他的目力很好，鏗的一聲，那彈子分明打中了那屋子的落地長窗的玻璃，可是，對方的窗子裏，一點反響都沒有。

黃令德在黑暗裏愕然望着他，剛要說話，可是歇夫第二彈連着又向那邊打了過去。這一彈打

得比前更重，聽聲音，幾乎把那落地長窗的玻璃也擊碎了！

奇怪，對方依舊寂然。

歇夫默默地回進屋子，黃令德跟着進來，順手掩上了陽台的門。歇夫在一張安樂椅裏悄然坐下來，燒上了一支土耳其紙煙，露出了沉思的樣子。黃令德說：

『這裏備有巴西咖啡，很夠刺激的，歇夫，要不要爲您煮一杯？』

『不必。』歇夫搖搖頭。

他吐着煙圈，思索了一會，他把煙蒂拋在地下，蹣熄了。站起來說：

『來，令德，跟我走。』

『到什麼地方去？』

『北冰洋！』

在這個紅領帶集團中所收容的小撒旦們，大都有些小聰明。黃令德當然知道，對方所說的北冰洋，是指什麼地方。於是作一聲，跟着就走。

臨走，歇夫從他的外科醫生的黑色皮包內，取出了一圈細而堅韌的繩，交在黃令德的手內，他自己，又取出了幾件「外科醫生」的必要用具，揣進衣袋，却把皮包留在小樓上。

他們悄然走出小樓，悄然鎖上了門。好在，錢錦清回來，他是有他自己的鑰匙的。

走出門外，踏上了寥寂的路面，這就是錢錦清所說的那條 *Millers Way*。現在，這美麗的銀

河並不美麗，周圍黑得可觀。歇夫向那五幢屋子巡視了一着，他向黃令德輕輕地說：

『你在這里等一等。』

說完，他獨自向屋子的後方兜繞了過去。約摸過了五分鐘，他又從黑暗裏鑽出來，站在黃令德的身旁說：

『據我看，這第五幢的屋子，裏面可能沒有一個人。』

『那不會吧。』黃令德在黑暗中說。

『那末，』歇夫咕嚕着說：『我們不妨小心點，別打擾了人家的好夢，一個人的睡眠是要緊的。』

『我們預備怎麼樣？』黃令德問。

『上樓！』歇夫簡單地回答。

說完，他從黃令德手裏，接過了那圈細而堅韌的繩，把它抖開。這繩的一端，繫有一個特製的鋼鉤，說得清楚些，這是一種特地爲做賊而預備的繩。歇夫把這繩子拉出一小段，把這鉤子揮了幾揮，然後，身子略向後退，他從黑暗中覷準了陽台上的一根柱子，一鬆手，渾鉤帶繩飛擲上去，繩子在柱子上繞了一圈，這鋼鉤在繩子的本身上自動扣住了。這是一種夜間職業者的小小技巧。

他把繩掛下來，繩子用力拉了拉，覺得已經可以支持一個人的體重，於是回過頭來，悠閒地

說：

『每個人都該練習練習繩技，至少，在遇到某種危險的時候，那很有些用處哩。現在還是你先來，還是我先來？』

黃令德想起了方才窗帘上的那片龐大的黑影，他有點遲疑，但是對方立刻說：

『好吧，先看我的。』

說完，他雙手拉着繩，身子一聳，兩腿一蹶，像個結網的蜘蛛似的，雙手交替，緣繩而上，一下，二下，三下，他已攀緣着這繩子而跨過了綠色的欄杆。

他站立在這狹窄的陽台上，向星光之下的黃令德在招手。他的態度真悠閒。

一會，第二隻小蜘蛛也照樣緣繩而上，這小蜘蛛在越過那綠色的欄杆時略略有點喘息，這大概是修養不夠的緣故。

歌夫收起了繩，依舊理成一圈，交在黃令德的手裏。黃令德在黑暗中擔心而喘息地問：

『歌夫，你以爲這窗子裏真的沒有人？』

『我以爲如此。』歌夫的語聲，鎮靜而自然，他並不會過於壓低他的音調，却像在茶室裏任意談話一樣。

這時，他已從他漂亮的西裝衣袋裏，取出了他的外科醫生的用具，用悠閒的手法攙那長窗，眨眨眼，玻璃已被割碎，窗門已被拔開，他的技術簡直跟貪官們的撈錢，交際花的飛眼風，一樣

燜熱而可愛！

他把那兩扇落地長窗輕輕推開一道縫，挨進身子去，伸手揭開了白色的窗簾。

一面他在悠閒地吹着口哨。

黃令德攜帶着一顆跳躍的心，躡足跟踪而進。

那位紅領帶的賊紳士，從他無所不備的衣袋裏，掏出了一具小型的手電筒，把雪亮的光圈，向這屋子裏四面照射過去。

至少，在這片瞬之中，黃令德的一顆心，更增加了惴惴不安，他在想：萬一屋子裏有人，那將怎麼樣？但是，歇夫料想得不錯，光圈中，照見這屋子裏果然沒有人。

歇夫把電筒向四下照了一周，他回頭吩咐黃令德說：

『把窗子關好，拉上了窗簾。』

黃令德默然照辦。

歇夫用電筒找到了電知的開關器，大模大樣扭亮了燈。

這間臥室，鋪陳着一套廉價的西式器具，東西凌亂得可觀。五斗櫥上攤放着絨線球，編結針，報紙，賭博的籌碼，散亂的紙牌，與吃剩的麵包等等。那張床，被褥亂成一堆，大概已有好多天沒有整理。夜燈几上，橫七豎八，亂堆着許多書。看來，住在這間臥室裏的一對男女，知識水準有着很大的距離。因為，在那些書籍中，有最低級的連環圖畫，也有很著名的文學書本。再看

屋子裏的灰塵，可以知道這屋子的主人，生活得懶惰，不潔，與毫無規律。而且是窮得可憐！

黃令德凝視着壁間的一張照片，這是一個年輕女子的單人照片，那個女子的一雙眼睛，美得有此誘人。他在想，這可能就是錢錦清嘴裏所描繪的那顆 Vega 吧？他嘴裏咕嚕着說：

『這樣美的一個人，爲什麼把屋子弄得如此不整潔？』

『只要外觀漂亮就行！』歇夫在一旁插口說：『這是都市女子的特徵啊！』

說時，他重新走近了那落地長窗，在長窗的右方，安放着一座妝台。歇夫站在那裏，看看這妝台與長窗間的角度，再看看下垂於室中央的那盞電燈，他向黃令德說：

『你知道方才那片黑影所以會出現於窗上的理由嗎？』

黃令德搖頭。

『這理由是明顯的。』歇夫說：『一個舞台演員在登場之前，他是需要照照鏡子的，你說是不是？』

黃令德還是不懂。

歇夫走向那張小方桌之前，拉開一張椅子，而對着臥室門，坐了下來。一面，他指指對方一張椅子，讓黃令德也坐下。

黃令德在拉開椅子的時候有點遲疑。夜已這樣深，四周是這樣的沉寂，環繞於他是這樣的陌生，這里有一種異樣的空氣，使他的神經，感到刺促不寧。他弄不懂，這屋子裏爲什麼沒有人？

萬一主人突然回轉這屋子，那將怎麼辦？而且，他想起了方才映在窗帘上的那片龐大的黑影，多少有點不安。

但是他看看歇夫的臉，他的臉上，却滿佈着悠閒與鎮靜，這鎮靜却是一種可靠的保障。於是他也坐下來。

歇夫燃上了一支土耳其紙煙，仰面噴着煙圈，悠閒地問：

『錢錦清爲什麼不在家？』

『他老早就出去了。』

『有什麼事情？』

『大概他又接到了他GF的一封信，靈魂先飛出去，以後，身子也跟着出去了。』黃令德笑笑說。

『一個有深度憂鬱感的人，就不宜結交GF。』歇夫微微搖頭。『我弄不懂，爲什麼青年人老愛玩火？』

『因爲青年人的本身就是火。』

『照你這樣說，你也不能例外嗎？』

黃令德微笑不語，心裏在說：『老傢伙，想想你自己吧，難道你能例外嗎？』

歇夫猛抽了幾口煙，思索了一下而後問：

『你方才說，在那片黑影出現之後，並沒有看到這屋子裏有人出外，是不是？』

黃令德點點頭。

『據我猜想，你所看見的那片黑影，他是從後門裏溜出去的，所以你看不見。』歇夫喃喃地這樣說，一面他吩咐：『現在你把電燈關起來。』

黃令德依照命令關了燈，重新摸索到原位子上坐下來。

整個屋子重新裝進了一個不透氣的黑布袋子裏。

黑暗中，只有歇夫煙頭上的一星火，一閃一爍，像秋季的陰鬱的夜晚，長空祇有那顆唯一的金星在閃耀。黃令德從這一星火光裏，望望對面那張沉著的臉，他忍不住問：

『歇夫，我們坐在這里預備怎麼樣？』

『等那白熊回來。』

『那白熊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白熊就是白熊呀。』

『我們等他回來做什麼？』黃令德問不出所以然，他只能變換了問題的路綫。

『等他回來嗎？』對方的火星一閃，一個玩笑的聲音在黑暗裏說：『我們在這社會上，曾遇到過許多人，大半都是人面而獸心；現在，我們等待着一隻獸，可能這隻獸，倒是獸面而人心。』

我們等牠回來，不妨跟牠談談。』

黃令德想，談談，談此什麼？談北極的風景嗎？談冰淇淋的製法嗎？想的時候他問：

『歇夫，現在什麼時候了？』

『一點三十五分。』歇夫彎了彎臂膀，看看他的夜光表。

『我們將在這裏，等待多久呢？』

『我不知道。』

『我們不致於獵取天鵝吧？』（註）

『大概不會。』

歇夫回答得很簡單，他似乎不願意多說話，於是黃令德也不再開口。黑暗中，歇夫的紙煙，一支連上一支，煙頭上的火星，一閃而又一閃，閃爍的火光中，映出他的臉，像一座青銅的雕像，肌肉絲毫不動。他是一個狎習黑暗的人，假使黑暗是水，而他就是一條魚。可是黃令德却不能像他一樣的鎮靜。他覺得，這屋子裏的黑色的空氣，呼吸進肺部，好像鉛塊一樣的沉重！

他不知道他在這間屋子裏到底已經枯坐了多麼久。

他屢次想要站起來，逃出這個深黑色的牢籠。

有一次，他輕輕咳嗽一聲，剛想開口說話，突然，對方的一隻手，從黑暗中伸過來，輕輕碰着他，輕輕警戒他說：

註：西諺以徒勞往返爲獵天鵝。

『不要響！聽！』

窗外有一隻狗在拚命地狂吠，這慘厲的吠聲，咬破了深宵的幽靜，使人毛髮悚然！

天，似乎已在起風，路邊的樹葉在簌簌作響。那落地長窗的玻璃，因為已被烈破了一塊，白窗帘似乎在黑暗裏輕輕飄曳，微風拂過臉上，有一種冰冷的感覺！

他用心地聽，除了風聲，犬吠，他沒有聽到其他什麼可異的聲音。

但是，他知道歇夫的聽覺是特別靈敏的，說得誇張些，有時候，他簡直會聽到一里路外的蚊子叫。他這樣警戒着他，他一定已經聽到了什麼東西了。

於是他再凝神地細聽。

不錯，他聽出來了。這聲音是在樓下的後門口，好像有一個人，輕輕開了後門，輕輕走了進來，而又輕輕關上了門。接着，他聽到樓梯上，有一種柔軟而沈重的腳步聲，在走上樓來，那樓梯的木板，格吱格吱在發響！

黃令德絕對不是迷信怪異的人，但是，在這一剎那間，大概是由於心理上所引起的幻覺吧？他聽出這柔軟而沈重的腳聲，並不像是人類的腳聲，於是，他立刻想起了博物院中灌木叢邊所留下的蹣跚的腳印。

他的肺葉禁不住又煽動起來！

他輕輕地伸手，碰碰歇夫攔在桌子上的一隻手。歇夫默然不發一聲，但是他把他的紙煙弄熄

了。

這時，那腳聲已經上了樓，好像停下了在這臥室的門外。

只聽那鎖孔中，有柄鑰匙在塞進來，門球在旋轉。

一會兒，室門已被推開，室內有些新鮮的空氣在流動，那腳聲已經走進了這臥室。那東西的舉動，似乎特別小心，腳聲還是那樣柔軟而沈重！

黃令德忍住了呼吸，努力向黑暗中凝視，他一點也看不到什麼。他努力地聽，他聽出這東西已走近了他的身邊，連那咻咻然的氣息，也可以清楚地聽到！

黃令德幾乎要從椅子上跳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只聽得電燈的開關器輕輕一響。

滿室立刻通明。

有一個人發怔地直立在電燈光裏。

那人是一個瘦長的個子，面色很憔悴，一雙疲乏而失神的眼珠，顯示他的神經很不健全。他身上穿着一件破舊的西裝襯衫，沒有繫上領帶。手裏挽着個很大的黑布包，這黑布包並不會包裹嚴密，有些白色毛茸茸的東西，露出在外面。

那人萬萬意想不到，在這深夜的時間，會有兩個素不相識的人，悄然端坐在他這漆黑的屋子裏，在第一秒鐘中，他怔視着這兩位不速之客，眼珠幾乎要從眼眶中跳躍出來！

室內頓時佈滿了一片沉寂的緊張！

照理說，這兩個人的行動，很像是兩個賊，但這兩個人的儀表，却又像是兩位體面的紳士，在眼前的社會上，賊與紳士之間，一向就很難分別；甚至有時，賊與紳士竟是一體的兩面。因之，他把驚愕的視綫，粘住在兩這兩套華貴的西裝上，有點不知所措。

歇夫把已弄熄的半支煙，重新燃上火，掛在嘴角裏，懶洋洋地說：

「喂！朋友，你辛苦了！」

那人把惶惑的視綫，從歇夫臉上，滑到黃令德的臉上，又從黃令德臉上，滑回歇夫臉上，他努力遏止着怒氣說：

「你們爲甚麼三更半夜闖到這裏來？」

「你又爲甚麼三更半夜溜到外邊去？」歇夫倣效着他的聲調。

「你是什麼人？」那人咆哮地說。

「我是夜游神！」歇夫把紙煙指指黃令德。「而這個人，却是夜游神的侍者。」

「夜游神？」那人只顧眨眼。

「有一個紅領帶的夜游神，專門考察這都市中的善惡的，朋友，你聽到過沒有？」歇夫指指他胸前的商標。「今晚我跟我的侍者，在秋雲裏散步。不料這都市裏的秋雲跟人情一樣薄，我們一失足，從雲裏漏下來，跌進了你的屋子，真是非常抱歉！」

那人雖然聽不懂歇夫這種離離奇奇的話，但是，他一向知道那條領帶，他曾聽到過許多關於那條領帶的傳說。他萬萬意想不到，這位神祕人物今夜竟會突然光顧到他的屋子裏來。他忍不住睜大了駭異的眼而囁嚅地說：

『先生，你，你，你是……』

『不錯，我，我，我是……』歇夫向他學舌，一面溫和地說：『放下你的包，坐下來，我們談談，行不行？』

那人遲疑了一下，把布包拋在床上，他頹然在床沿上坐了下來，用手背擦着額上的汗。歇夫說：

『朋友，今天很得利吧？』

『先生，我，我不懂你的話。』

『噢，不懂？』歇夫噴了一口煙，他向那個黑色的布包啾啾嘴。『朋友，這布包裏是什麼，是不是你的道具？』

那人低到了頭，有一抹羞澀的紅，浮上了他憔悴的臉。歇夫繼續說：

『今晚，你不是帶了你的道具，在外面演戲嗎？演戲是有酬報的，是不是？』

『先生，我不懂你的話！』那人猛然抬頭，帶着一種反抗的聲音說。

『不懂，很好！我可以供給給你一張說明書。』歇夫把眼光掠到了黃令德臉上說：『前若干天

，本市盛傳着博物院裏那隻白熊作怪的野話，這野話，被渲染得非常神奇。而這位先生，却是一個善於投機的人，於是因這野話，引起了他的偉大的煙士披里純。」

那人的臉，漲得更紅，他重新低到了頭，黃令德在一旁用心的聽。歌夫繼續說：

『他設計了一些道具——這道具大概就在這個黑色的布包之內——於是他的精彩的戲劇，就開始上演。目的何在呢？據我猜想，那不外乎是爲了掠奪吧？』

『先生，你完全弄錯了！』那人倔強地站起來說。

『朋友，講一些，有話，我們可以慢慢地談。』歌夫微笑，向他揮揮手。『你不承認你演戲的目的是爲掠奪？其實，掠奪有什麼可恥呢？在這個可憐的世界，掠奪是件最光榮的事！況且，你我還是同道，你又何以遮遮掩掩？』

『但你總不能強迫我承認我所不會做過的事！』那人怒聲說。

『那末，你不承認你會變過白熊的戲法嗎？』

『我，我承認，我曾扮過這白熊。』

『最近，你常常在深夜裏出外？』

『那只有一次。』

『這一次你會到過一百二十四號的附近。』

『是的，我承認。』

『你會嚇到過一個人。』

『是的，我承認。』

『你嚇到了這個人，却走了他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

『沒有這回事！』那人暴聲抗辯。歇夫覺得他的話，不像是假話，於是點點頭說：

『沒有這回事，那很好。但今晚，你又扮這白熊做什麼？』

那人低聲不語。歇夫譏笑地說：『是不是在荒野裏參加化裝跳舞？』

『我承認我又到過一百二十四號的附近去。』那人遏止着他的怒氣說。

『你的目的不爲掠奪，而你常常到這一百二十四號附近去，那又爲了什麼？』

『我有另外的目的。』

『我能聽聽你的故事嗎？』

那人似乎一百二十個不願意回答這問句，但是，他受不住歇夫那種目光的威脅，他無可奈何

地說：

『你能代我保守祕密嗎？』

『憑這個做保證。』歇夫指指自己的領帶。他換上了一支紙煙，一面，他也遞給了那人一支

煙，並爲他燃上了火。在這片瞬之間，那人的激動的神情，似乎已經平靜了一些。於是歇夫閒閒地發問。

『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曹秉及。』那人徐徐抬起眼臉而又立刻垂下了眼臉，輕輕地回答。

『過去你曾做過什麼事？』

『我是一個低能的失業者。』他吸了一口煙，似乎故意躲避着這問句。歇夫點點頭說：

『很好，失業者是最富於幻想的人。那末，請把你的故事說下去。』

那人伸手撫着額，痛苦地說：『我這樣裝神弄鬼，那完全爲了阿蘭。』

『阿蘭？』

『那是我的妻子。』

那人說到這裏，旁聽者的黃令德，立刻把目光飄到了壁間那張美得誘人的相片上，他在想，這個阿蘭，大概就是錢錦清所說起的那類美麗的Vogel，於是他再用心地聽下去。只聽那人憂鬱而且痛苦地說：

『阿蘭是個非常幽靜的女子，我們結婚還不過一年，這一年中，我們一直過着安靜美滿的日子。但是最近有一陣可怕的旋風，吹進了我們的小家庭，把過去的和平日子，完全吹散了。她變得非常好賭，她以前完全換了一個人！』

『啊，我明白了，』歇夫在紙煙霧中望着那張憔悴的臉。『她的賭博的地方，就在這個一百廿四號裏，是不是？』

那人痛苦地點點頭說：『不久以前，她不過在家裏賭，而現在，她却賭到了那個可惡的魔窟裏去。在以前，她不過是在白天裏賭，而現在，她却常常賭到深夜，甚至是整夜！』

『難道你不能勸告勸告她？』

『那要她肯接受才好！』

『除了勸告之外，難道你不能用別的方法，儆戒她一下？』

『我不能，我不能！』那人的兩道眉毛幾乎在他那張憔悴而憂鬱的臉上打成了一個結。他歎息着說：『因爲，我們的感情，已接近了破裂的邊際。』

黃令德在一旁想，可憐的人，真是一個懦夫。想的時候他聽那人接下去說：

『而且，說起來，理由還是她的長。』

『一個女人，在賭窟裏整夜的賭，她還有什麼理由？』

『起先，她原是一片好意，』那人用力抽了一口煙，在紙煙的煙霧中繙着眉說：『她因爲我失業，她想從賭博裏，代我找出一條生路來。』

『你的太太真偉大，』敬天笑起來說：『從賭博裏去找生路，這是希特勒式的主張哩！』

『先生，你不要笑。』那人懺悔地說：『她是一個善良的女子，不過年紀太輕，意志不堅，容易受到誘惑。而且，事情原是我自己不好，起先她在家裏賭着玩，她會贏過一點錢，這對於我失業中的生活，似乎不無小補，於是，我不但在精神上鼓勵了她的賭，甚至在事實上我也幾乎鼓

勸了她的賭！』

那人說到這裏，他拋掉紙煙，激動地伸手敲着頭，激動地站起來說：『總之，我怪我自己的低能之外，我恨惡小佐！』

『小佐，那又是什麼人？』

黃令德在想，這大概就是錢錦河所說的那個懸掛汽水瓶蓋的傢伙吧？想的時候，却聽那人切齒地說：

『小佐，陳佐民，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嘿！』

『你爲什麼恨惡這個人？』

『他引誘阿蘭到那賭窟裏去賭，表面上，他却幫我勸她不要再賭。』那人用一種近乎嘶啞的聲音說：『他存心不良，他一定別有企圖！』

『啊，我明白了，』歇夫點點頭。『你扮演這白色的恐怖，去到一百廿四號的附近，那是預備去唬嚇你的太太的，是不是？』

『不，她太胆小，我並不預備直接嚇她。我祇想嚇倒幾個單身的賭徒。』

『奇怪，你嚇那些賭徒做什麼？』

『我直接恐嚇着那些賭徒，間接就可以恐嚇阿蘭，使她不敢再到那個賭窟裏去。』

黃令德在想，仔精彩的神經病！

歌夫心裏暗笑，這辦法真聰明！只聽那人連下去說：

『其次，假如我能在這深夜裏遇見了小佐……』說到這裏，突然他從身後掏出了一柄兩面開鋒的短刀，緊緊握在手裏，刀鋒在燈光下耀得雪亮。他的紛亂的頭髮，在額上微微顫動。他恨恨地說：『假如我能遇見他，嘿嘿！』

這時，歌夫已完全看出了那人的精神變態，他慌忙說：朋友，『靜一點，且把你的玩具收起來。』

那人放下了短刀，重新在床上頹然坐下。歌夫溫和地向他說：『朋友，聽說你的化裝，非常之精彩，你的道具，是用什麼東西做成的？』

『一件當舖裏不肯接受的破白獮大衣。』

『是你自己改造的嗎？』

那人點頭。

『過去你曾做過什麼事？』歌夫第二次這樣問。

『倒霉的畫師！』

『那末，你是一個有知識的人。』

『我不知道我算有知識沒有。』那人插口說：『但我聽得人家說，這個年頭，越有知識越沒有路走，從這一點上說，也許，我可以算是一個有點知識的人。』



『我覺得你的方法非常愚蠢。一個有知識的人，不該做出這種愚蠢的舉動來，你應該考慮考慮。』歇夫善意地勸告着他。

『但除此以外，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你需要清一清你的腦子。』

『不，我需要復仇！其次，我需要把阿蘭的心收回來。』

『其實，你放棄了這樣的一個女子，那也沒有什麼可惜。』歇夫打着呵欠說。

『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那人說時，他的聲調幾乎要哭。歇夫向他搖搖頭。他覺得，他已沒有興致再欣賞這張悲慘的臉，於是，他伸着懶腰，從椅子裏站起來說：『多謝你，朋友，把你的事情都告訴了我。』他向黃令德以目示意，黃令德也從椅子裏站起來，他們準備要走。

但是那人忽然說：

『先生，我能聽聽你的來意嗎？』

『來意？』歇夫站定下來說：『我是一個生意人，生意人的目的無非是錢。』

『你以為這件事裏會產生錢？』

『我的胃口很小，我祇想到處收點小賍。』

『現在你還向我收賍不想？』那人苦笑。

『現在我倒很想付些小賍給你了。』歇夫回報他一個苦笑。一面撩開上裝，把手插在褲袋，

向黃金德歪嘴。那人說：

『先生，能不能請你等一等？』

『你還有什麼話要告訴我？』歇夫重新燃上了煙。

『你是一個俠義的人，你能幫助我一下嗎？』

歇夫在想，俠義，哼！我要有錢可撈的時候，才有俠義，而你的事情，看來我很缺少俠義的胃口。他嘴裏說：

『你要我怎樣幫助你？』

『我想請你把我已失去的和平美麗的日子找回來。』

『噢，你要我設法勸你太太不要賭？你要我把你們破裂了的感情彌縫起來，是不是如此？但是，這都是你的家事呀。』

『而你一向出名，是個萬能的人。』

歇夫在想，朋友，即使我承認，我的能力大得能把地球拉出軌道以外，我可沒有那種力量，能把一個女子的已變的心拉回來！想的時候，他用撫媚的口吻，向這憂傷憔悴的人說：

『好吧！朋友，你靜一點，等我想到了方法的時候，我再告訴你。』

『那末，你，你什麼時候再來。』

『想到來的時候我就來。』

『一定？』

『一定。』

說完，他向黃金德招招手，兩人大踏步向外就走。那人沮喪地隨在身後，輕輕地說：

『先生，請把腳步放得輕一些，別驚動了樓下的人，我不願意讓人家知道這些醜惡的事。』
黃金德暗想，這個可憐的人，居然還有很大的羞惡心。

三分鐘後，二人回上了CC小樓，錢錦清却還沒有回來。歇夫疲倦地倒在沙發裏，黃金德一面爲他煮咖啡，一面搖頭說：

『今夜的事情，真有點出乎意外。』

『是的，』歇夫接口說：『我們獵到了熊，剝掉了這熊的皮，但是沒有把這熊皮換到錢。』

『我們只能說是獵到了一隻大天鵝。』

『但是我們却已揭破了這條苑東路上的一個鬼把戲。』

『可是這戲劇的前一半，在我還是一個謎。』

『難道至今你還相信那種野話嗎？』

『我不相信，但是，那博物院裏守夜人的話，那灌木叢邊的蹊形足跡，那警士所看到的白色怪物，這種種，又都作何解釋？而且，那座白熊的標本，又怎樣會不見的呢？』

歇夫在沙發上仰面噴着煙，他忽然揚聲大笑起來說：『告訴你吧，那座白熊標本，是我搬走

的。」

「那座標本是您搬走的？您爲什麼搬走牠？」

「當然我有用處。」

「什麼用處呢？」

「這個你可以不用管。——」

「您是怎樣走進博物院去的？」

「那無非是借重了幾種器具，我沒有讓那里的門與窗留下任何的痕跡。」

「聽說那個守夜人，患着深度的失眠症，您用什麼方法躲過他的視綫的？」

「根本用不着躲。他盡力誇張着他的失眠，實際上，他酣睡得像隻豬，那天晚上，即使你把整個博物院的屋子翻個身，看來他也不會醒！」

黃令德笑了起來，他把玻璃球裏的咖啡，傾進了兩隻杯子，一杯遞給歇夫。一面說：

「但你又怎樣解釋窗下灌木叢邊的蹠形足跡呢？」

歇夫拋掉紙煙，調着咖啡說：「我因爲那座標本非常累贅，因之，我用一根繩，綰住了那白熊的脖子，我開了那陳列室的窗，把這白熊從窗口內吊下去。前幾天天下過大雨，窗下灌木叢邊的泥地，被雨水沖瀾得像鏡面一樣平，當時，我爲好玩起見，我把那根吊着熊的繩，收放了幾下，讓那熊的後腿在柔軟的泥地上顛了幾顛，這是那些蹠形足跡的來源。以後，被那些喜歡誇張的人

，加上了些過份的渲染，於是這件事情，變成了格外不可思議。」

黃令德在想，你真會搗鬼。歇夫喝了一口咖啡繼續說：『我把那座標本從窗裏吊下去之後，照舊把窗關好，插上了門，我從陳列室裏走出來，照舊用我的器具鎖上了門，因此那些門窗，絲毫不留跡象，這原是非常簡單的事。至於那柄古代匕首，當然，那也是我乘便帶走的。』

『您的戲法，變得真干淨！』黃令德笑笑說：『不過那個守夜人，憑什麼理由，他要造出那些謠言呢？』

『這是在一種顧全飯碗的恐懼心理之下所造成的謊。你想，他這個職位，原是為了院內常常遺失東西而被僱用的，而當時，在門不開戶不動的情形之下，却會遺失那樣龐大的一件東西，他不造些謠言，他將以何辭自解？』

『真想不到，一個外貌那樣誠實的人，他會造出這種離奇的謊話來。』

『可見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所謂誠實的人。其實，他這謊話，編得不夠藝術，破綻非常多。他說他曾看到那隻白熊在跳舞，你有沒有問問他，他是怎樣看到的？』

『他說他從鑰匙孔裏看到的。』

『那末，從那個鑰匙孔裏，是否能看到那座標本所在的角度呢！』

黃令德不語。歇夫繼續說：

『就算能看得到那個角度吧，但那陳列室裏未必長夜點着燈，他又怎樣會看到那隻白熊在跳

舞呢？」

「當時我也這樣說過，他說燈光雖然沒有，而月光是有的。」

「那末，你有沒有計算一下，在那個日子上，到底有月光沒有？」

黃令德掏出了他的日記冊，翻了翻日期，屈指一算，那個日子，正是陰曆的月晦，於是他笑笑說：

「我上當了！」

「這是粗心的酬報。」歇夫譏笑地說：「在這個世界上，就爲粗心的人太多，所以滿世界的各個角隅裏，每天都有人在製造荒謬的謠言。」

「一件鬧得滿城風雨的事，說破了，原來如此。」

「世上原有好多的事，說破了，都不過是原來如此啊！」

「但是有一件事，我仍舊不明白。那黃山路上的警士，他說他曾眼見這白熊，躲在樹葉的蔭影裏，而且他還受到當頭的一擊，道他也幫着那個守夜人在說謊？」

歇夫第二次揚聲大笑，他說：「說破了不值一笑。當時我背着那座標本從博物院裏出外，我需要經過那個警士的身前，可是半夜三更背着那麼一件龐大的東西，經過一個警士的身前是有點麻煩的，我乘那個傢伙背向着我時，我把那座標本暫時放在樹邊，我却悄悄掩到了那傢伙的背後。其時那個傢伙，恰巧旋過臉來，我乘他在已看見而未看清那座標本的瞬間，我在他的後腦上費了

一下，因這小小的玩笑，却使這件神秘的事情，更增加了神秘。」

黃令德聽完，忍不住也揚聲大笑，他說：

『把這樣的事，說給人家聽，人家一定不相信，因為，它從頭至尾，就像是個大謊話。』

『那末你就把它當作一個謊話說給人家聽，也未爲不可。』他剛說完這一句，忽然把杯子放下來，南門外銳聲說：

『爲什麼不走進來？』

隨着語聲，有一個人踏着S形的步子，踉蹌走進了屋子。那個人，亂髮拂在額上，上裝挽在臂間，領帶已經解去，鬢髮的臉，失神的眼光，樣子跟方才那個被剝掉熊皮的傢伙差不多。

而這個人却是錢錦清。

他似乎已經喝得爛醉，他向歇夫與黃令德縱聲大笑，嘴裏含糊地說：『說謊的人簡直可殺！說謊的女人更可殺！』他一面大笑，一面咀咒，一面倒在床上，不久，鼾聲却已隨之而起。據估計，他今天出外，一定又是了GF的氣，一定又是飲了太過量的酒，以至弄得這樣狼狽。

歇夫看着他搖頭，黃令德也在搖頭。

黃令德是一個絕對厭惡酒的人，那滿屋子的酒味，把他驅送到了寂寞的洋台上。這時，天還沒有亮，四上仍是一片黑，祇有對方那個窗簾，依然白得耀眼。料想這時候，窗子裏的另一個精神病患者，正被失眠所苦惱而無法入睡。

黃令德迎着夜風在想：歇夫的話不錯，一個具有深度憂鬱感的青年，的確不宜結交 G F，但是這個世界上，那些自尋煩惱的人爲什麼有這樣多？

想念之頃，黑暗裏陡然有一個熟悉的汽車喇叭聲，打斷了他的思緒。回進屋子一看，那位神秘的歇夫不見了。

三十一年秋季

木
偶
的
戲
劇

木偶劇的開場白

在我的凌亂的書桌的一隅，放着一卷稿箋，因為時間擱得過久，紙色已顯得非常黯淡；彷彿一個老年人，被光陰先生抹上了一重可憐的暮氣。這一卷陳舊的稿箋，記着一件過去的故事，故事中共有三個主角，一個，是私家大偵探霍桑。另一個，是我們那位「搗蛋專家」魯平。還有第三個，他是人而不是人，不是人而硬要算是人：他是密司脫「匹諾丘」的哥哥，「却利」先生的弟弟，說得清楚些，他是一個木偶！這故事發生的時期，距今已有二十年。當時，那兩位主角，年齡都還輕得很，因此，他們的演出，都有一種「衝勁」與「火暴」。再加，我在寫這故事的時候，大概爲了多抽了紙煙的緣故，在筆底下，也有一點過火的渲染，寫成之後，自己看看，不像是件真實的故事：却像是篇滑稽小說；甚至，還有點像書攤上的連環圖畫，爲了寫得「太高明」的緣故，使我不敢把它發表；只怕在發表之後，會使這故事中的兩位主角，對我發生不良的印象。

於是，這篇已寫成的故事，在我的書桌上，一睡就睡下了二十年。

可是，到了現在，爲什麼又把這舊貨担上的東西，拿出來了呢？——我有我的理由。

諸位記得嗎？在不久的過去，有一位猶太人高天倫先生，曾在上海提倡過新型的木偶戲。那些沒有腦子的小腳色，曾經神氣活現結束登場活躍於這都市羣衆之前，留下一種新奇的印象。繼之，又有我們的一位虞哲光先生，也因提倡這種時髦玩藝，而博得好評，說是很富有兒童教育的意味。據一般頭腦靈敏的人們說，在不久的將來，這種新姿態的戲劇，很有普及全球的可能。也許有一天，這些木頭做的小英雄，由於時勢的造就，竟會和「華德狄斯耐」筆尖下的七矮人，一樣的大走其紅，誰能說得定呢？

現代一切，貴乎投機，據說：投機對於發財，很有決定性的效果！如果我的一生之中，應該還有一個發財的機會，那末，由於此番靈機的觸動，也許我已找到這個寶貴的機會！

我趁這未來新型的戲劇，還沒有發展到極度興盛的時候，我一面恭祝我自己，一面急急把這篇「木偶的戲劇」，趕快拿來發表！——這是我的「投機」。

有一件事我想預先說明：在我這篇「木偶的戲劇」中，並無所謂兒童教育的意味。因爲，在我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自己的年齡，還很和兒童接近；自己是個兒童，當然不能戴上一副「哈哈笑」而高談其教育！你想是不是？其次，在我這齣「木偶的戲劇」裏，也並不會加入「文明戲老生的正義感」；至於「意識」等類的高貴的東西，那你即使帶了顯微鏡來，你也決計無法找

到！總之，我祇能供給你一個頗爲有趣的故事，讓你破一會睡，如是而已。

我這裏虔誠而惶恐地，先向幾位思想前進的先生們鄭重聲明。至於賞光與否，只好「任從客便」。

以上是幕外的道白，以下方是「木偶的戲劇」。

第一幕 譏笑他是一個木偶！

在一個仲春天氣的早上，愛文義路七十七號，——「私家大偵探霍桑的寓所」——一間清潔明亮的廳坐室裏，霍先生和他那個片刻不離的「包」，而對面各自佔據着一張「沙發」，在閱讀晨報。

在本埠新聞欄裏，有一節可注意的新聞，潛進了包朗的眼角。這新聞所佔據的地位，祇有兩隻紙煙盒子那麼大；可是四周却加着一圈花邊，顯出它的性質的不平凡。這新聞的標題是：——「私家大偵探霍桑：負責保護吳道子名畫」，內容大致說：——

宣傳已久的中國歷代古畫展覽會，將於下星期一起，假座東方大商場五樓畫廳隆重揭幕。

這一個空前的盛舉，其展覽品包括宋、元、五代、明、清諸大家的精品，計共五十餘種。內有唐代吳道玄（按：即吳道子）所畫佛像一幅，更爲世界聞名的奇珍。此一畫件的真價，在現時已無從估計。由於它的價值驚人，故已引起多方面的注意，風聞本埠某一著名匪黨，竟公然聲

釋：對於該畫將作有計劃的掠奪。該畫的持有人，係華北古畫大收藏家韓祺昌氏，現已委託私家偵探霍桑，於展覽期前後，爲之妥密監護。憑霍氏過去的聲望，想必能阻止宵小蠢動，而不至再有意外發生了……

年青的包朗，讀完這一節新聞，一種輕微的不快，立刻襲進了他的心。過去的習慣，凡是愛文義路七十七號中所接受的種種事件，大之，如一艘兵艦的走失；小之，如一枚蒼蠅的被謀殺，任何事情，霍桑從未瞞蔽過包朗。唯獨這一件事，霍桑在事前，竟絕對不曾提起過半個字。爲什麼要把這消息，封鎖得如此嚴密呢？並且要祕密，就該祕密到底，爲什麼又讓報紙上，把這消息刊佈出來呢？難道報紙上可以刊佈的事，竟不能讓自已知道嗎？

年青的包朗，認爲這一件事，有點「不勝遺憾」……在不勝遺憾的後面，當然是要「提出抗議」了。他放下報，剛要向霍桑詰問，不料他一舉眼間，霍桑却已不見，對方已剩下了一雙空椅。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隱隱傳來了一陣電鈴聲，停了停，只見施貴走進來能：「有一位來客，等在會客室裏，要會霍先生。」

「你沒有看見霍先生嗎？」包朗感到有點訝異。

施貴祇搖搖頭，自管自退出去。

霍桑既然不在，包朗成了當然的代表。於是，他匆匆走出室去，去會那個來客。在會客室

裏，包朗看到一個大袍闊服的紳士，雙手拄着一支彎柄的大手杖，背對着自己，在賞鑑着壁上的
一幅畫。一個黑色的公羊皮包，放在他身旁的小几上。此人留着一部連鬚的大鬍子，藍袍子，黑
馬褂，好像剛從證婚席上走下來。

包朗驟眼一看此人側面的面影，幾乎忍不住要喊：「啊！于右任先生！」

但是，當這來賓聽到了足聲而突然旋過臉來時，包朗方始看清此人的臉龐，較之那位大書家
于右任先生瘦削得多。他的端整而白皙的臉上，架着一副闊邊的墨晶大眼鏡；他禿着頭，並不會
戴帽；從頭髮上可以看出他的年齡，大約已有五十歲。

此人一開口，馬上給予包朗一個太不良的印象！

「喂！你就是霍桑嗎？」來賓掉過頭來，向包朗這樣問。他在霍桑二字之下，失落了「先
生」二字的稱呼；他的應有的禮貌，似乎因為行色匆匆而遺忘在他府上，沒有帶出來。

「你——有什麼事情要找他？」由於來客的語氣，那樣的傲慢無禮，却使我們這位年青氣盛
的包朗，忍不住也把「先生」二字，努力吞嚥下去；祇將一個「你」字，拖得特別長，說得特別
響！

「你不是霍桑嗎？——你去把霍桑叫出來！快點！」

這位大架子的貴賓，始終吝惜着「先生」兩字的尊稱，尤其他的嗓音，非常重濁刺耳，好像
在最近，曾患過最嚴重的流行性感胃，還沒有復原，他一面向包朗發命令，一面還把他的手杖，

叩得地板閣閣有聲，表示他的不耐煩。

來賓這種態度，在包朗的目光裏，却是一個新奇的紀錄。總之，自有愛文義路七十七號以來，從不曾走進一個人來，會有如是「溫柔」的狀貌！依着年青的包朗素性，恨不能立刻伸手，在他臉上拋上五支小小的手榴彈，以膺懲一下他的無禮！可是，他想了想，却終於耐住了一口氣。他說：「好！你——等一等，讓我去找他！」

他把身子僵硬地旋過去，準備去把那位「主角」找出來，應付這位溫和的來賓。剛一轉背，只聽有個稔熟的聲音，譏刺似的說道：「喂！不必費心！我在這裏呀！」

包朗急急掉過頭來，一眼望見那個已「割鬚」而尚未「棄袍」的霍桑，一手拄着那支討厭的大手杖，一手抓着假鬚假髮和那副墨晶大眼鏡，赫然站在他的身後，正在向他笑！

這一套完全出乎意外的小戲法，却使包朗的一雙眼珠，瞪得像兩枚龍眼那樣圓！——至此，他方始看到霍桑的臉上，明明留有化裝筆的刻畫；但先前，他竟完全沒有看出來。——他呆住了！

只見霍桑放下那支手杖，伸起一個指頭，敲敲自己額角，還在向他微笑，包朗誤認爲霍桑這種可惡的舉動，是在譏笑他：像一個木偶！他的臉上，不禁頓時飛上一層怒紅。

這裏霍桑整理了一下他的戲劇的道具，他向包朗說：「喂！你爲什麼不像我一樣，去找一副眼鏡戴一戴？」他一面向他的年青的同伴調侃着，一面舉步回進憩坐室。包朗默然隨在他的身

後，二人依舊在他們的原位裏相對坐下。

霍桑望望包朗那張悻悻然的臉，笑問：「你是不是以爲我這舉動，有點無意識？」

包朗凝視着霍桑那件馬褂上的鮮明的瑪瑙鈕扣而搖搖頭。

霍桑向他解釋道：「你聽我說，在最近，我擔任了一宗任務。我必須在大庭廣衆之間露臉，而又不能讓大衆認識我，因之，我祇能仿效一下那些名人們的方法，暫時在我臉部，表演一點戲法。戲法貴乎不被拆穿，因之我在後台，先把自己人的眼力試一試。」

霍桑說畢，包朗沉下了臉，不置可否。一來，他不能掃除他的被譏爲木偶的羞慚；二來，他還留着即刻讀報時的不愉快。

只聽霍桑繼續說道：「至於我所担任的事。當然你還不知道，現在讓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包朗把眼梢飄向那張報紙說：「我爲什麼不知道？」

「你知道的是什麼事？」霍桑的眼光亮起來。

「是不是爲吳道子的那幅畫？」包朗說。

「咳！吳道子的畫！——」大袍闊服的霍桑，幾乎要從椅子裏跳起來。

過去，他的神奇的演出，曾使包朗感到錯愕；而此刻，包朗的話，却使他感到了驚訝。他慌忙問：「誰把這件事告訴你的？」

「哈哈！」包朗忍不住揚聲笑起來說：「真奇呀！你的事情能讓千萬人知道，而單單不讓

我知道，這是什麼理由？」

『我完全不懂你這話的意思！』霍桑愈加訝異。

包朗不答，他把那張報紙遞過去，並把那圈花邊指出來。

霍桑接過這報紙，眼光很迅速地落到了包朗所指的地方。他把那節新聞讀了一遍，他的經過人工裝修過的臉上，顯露出一種非常困惑的神氣。最後，他把椅子的靠手，猛拍了一下說：『嘿！可惡！』

單看霍桑這種態度，可知報上刊出這種消息，連他自己也還不知道，包朗不免感到訝異，忍不住問：『你沒有把這消息，讓報紙上發表嗎？』

『我憑什麼理由，要讓他們發表這消息呢？』霍桑含怒反問。

『會不會是你委托人，有意把這消息透露出去的？』

『我同樣要問，他有什麼理由，要把這消息透露出去呢？』

『也許，他們想要借重你的名字，嚇退那些匪類。』

霍桑的目光，正自空洞地望着遠處，似乎並不會理會包朗所說的話。於是，包朗又笑笑說：『那些本地道士捉妖怪，你見過沒有？他們穿着法袍，一手執盃，一手執劍，喝一口水，向空中噴去，喊一聲『霍！』——這些妖怪聽到這個霍字就頭痛。於是……』

霍桑聽他的同伴這樣打趣，他把視線收回來，粗暴地說：『我勸你，少說這種無意識的話！』

我想，你對這件事的情形，你還完全不知道。」說時，他把手指的骨節，捏出一種吉利的聲音。又道：「這新聞中所指出的匪字，你知道是誰？」

由於霍桑的語氣，顯出相當的鄭重，這使我們這位年青的包朗，不得不收拾起他的俏皮的臉色而靜待對方的後文。

只聽霍桑問道：「有一個自稱爲「俠盜」的傢伙，你知道不知道？」

「魯平？」包朗應聲而說；他像提到一條響尾蛇！

「你也居然知道這個名字？」霍桑說。

「據我所知，他是一個新出品的獨腳強盜。但一般人，對他很有一些神奇的傳說。」

「是啊！」霍桑點點頭說：「新近有人，替他取了一個神秘的綽號，叫作：「第十大行星」！」

「第十大行星？」包朗搖頭，表示不懂。

霍桑解釋道：「我們都知道，在我們的太陽系中，除了九大行星之外，還有第十個大行星的存在，但是，截止眼前爲止，世上還絕對沒有一個人，能具體說明這顆行星的面目，這是這個新奇綽號的解釋，你明白沒有？」

包朗望望霍桑那張嚴肅的臉，覺得不像是在說笑，他並沒有接口。

「我在猜想，」霍桑繼續道：「報上的消息，也許就是我們這位俠盜先生搗的鬼。」

「他的用意何在呢？」

「我不知道。」

「他想劫奪那張畫嗎？」包朗問。

「看起來如此。」

「你從那裏得到這消息？」

「讓我將全部的情形告訴你。」霍桑說：「我們那位委託人——韓祺昌——據報上所載，他是一個華北的收藏家；實際，他是一個住在南京的寓公。他持有那幅吳道子的畫，已有十多年之久。最近，很有許多人，懷疑他這幅畫，並不是一種真蹟，使他感到很不快。因之，他久已想找一個機會，把這幅無價的寶物，公諸於世者之前，以博取一個確切的評價，這是他參加這一次展覽的動機。不料，他在剛下火車的第二天，他就接到一封信。——」

「是那俠盜先生給他的信嗎？」包朗插口問。

霍桑點點頭，他說：「那封信，寫得很客氣。那位俠盜先生在信上說明，他是一個愛好古畫的人，久已慕名那幅吳道子的作品，因之他地向那畫主人暫借幾天，以便細細的賞鑑，信上還說：這幅畫，既是無價的東西，他希望畫主人把它包裝妥貼，放在寓所裏面，等候他來親自走領。你想——」

包朗聽到這裏，幾乎忍不住要失笑。暗想：「唷！好風涼而又漂亮的口氣！」他忍不住問：

「依你看來，他這一張滑稽的支票，會有兌現的可能嗎？」

霍桑整理了一下他的藍緞長袍的衣襟，似冷笑非冷地皺皺眉。他說：「事情的確太滑稽！如果他的「親自走領」，真的成了事實，這豈不有些近於一件神話嗎？」

「不但是神話，並且也是件大大的笑話了！」包朗這樣補充。

「但是——」霍桑忽然沉下了臉，堅決地說：「過去有幾件事，曾證明我們這一個新鮮的腳色，他所開出的支票，並不會從銅欄干裏退回！」

包朗聽霍桑說，他以一種困擾的眼色望望霍桑的臉，他說：「如果我們這位俠盜，真想規奪那幅畫，他爲什麼又要寫那封信？」

「誰知道呢？」霍桑含愠地說：「無論如何，這裏面，必然有些詭計，那已毫無疑義。——而且，我們那個委託人，他所住的地方，很有點不妥當。」

「他住在什麼地方，你認爲不妥當。」

「東方大旅社。」

「他爲什麼要住在這種地方？」

「據他告訴我，他從跨下火車，他不會讓那幅畫，離開過他的視線，而這一次的展覽，却有五天的期限。他以爲他的寓處，能和那個會場，在同一的地點，似乎可以妥善點。」

霍桑說時，他從他的藍緞長袍裏，掏出煙盒，取出一支他所吸慣的白金龍，正待取火燃吸，

想了想，忽然把那支紙煙，重新放進煙盒，另外却掏出一支雪茄，把它燃上了火。

包朗在一旁，看着霍桑這種小小的動作，不禁暗暗點頭，向他露出一個會心的微笑。

一個寧靜的上午，在這兩位青年偵探家的談話中，輕輕溜走了小半個。這時，日影已在窗帘上面爬得很高，光線射到霍桑身旁的那副墨晶眼鏡上，閃出了灼灼的光華。霍桑勒起他的寬博的衣袖，看了看手錶，他像憬然省覺似的說：『我必須走了。我會和他約定，十點鐘時到東方去看他，和他談一談。』

說完，他把那些小小的佈景，假鬚假髮之類，重新搬上他的臉。霎時間，我們這座小小的舞台上，不需要鑼鼓的幫忙，轉眼却已變換了局面，裝點已畢，他從那隻黑色的公事包內，拿出一面鏡子，他像一位漂亮的少奶奶，使用她的撲粉小盒子那樣，在小鏡子裏只顧左顧右盼，直等顧盼到她自己認爲完全滿意時，方把那面鏡子不輕易地放下來。

在那面鏡子，重新放進皮包的時節，我們這位年青的大偵探，已完全換上了一副中年人的凝重而滯緩的姿態。他的肩背各部，有些說不出的異樣；尤其，他的一聲咳嗽，確已臻於化境；足以使各種舞台上的任何演員們，對他自嘆不如！包朗看到他同伴這種突如其來的神奇的神變，既感到興奮，又感到欽佩。於是，他忍不住問：『我的任務怎麼樣？』

霍桑拖着那支彎柄大手杖，已經跨出憩坐室。他回過頭來說：『你沒有掩蔽，還是躲在戰壕裏。』

兩人一前一後，穿過了施貴的迷惘的視線，直達於寓所的門口。背後的包朗，看着霍桑這種蹣跚的步子，他心裏想：不久之間，在他的記事冊上，又將增添光榮的一頁，這樣想時，他也沾染了那些近代宣傳家的毛病，他忍不住高喊：『啊！勝利終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這位紳士，並不回答包朗的話，他祇略略旋轉頭頸，稍爲點一點頭。

門口有一個乞丐，和幾輛街車，看見一位氣宇不凡的紳士走過來，他們認爲這是當然的主顧，都從不同的方向爭奪而前，準備兜攬生意。可是我們這位老紳士，却搖着他的手杖，並沒有理會。

這裏，包朗呆呆望着這一個新奇的背影，直至於不見，方始回進他的大本營。

第二幕 木偶在櫥窗裏跳舞！

霍桑從七十七號出來，沿着愛文義路，一路踱着他的不習慣的方步，穿過了幾條橫路，在將近走到派克路口，忽有一件不相干的小事，阻止他的前進。

在馬路的中心，他看到一個小孩，伸着兩條小臂輪流抹着臉，獨自在哭泣，這小孩的年齡，在估計中至多不過五六歲。衣衫很整潔，一望之間就能看出這是一個中等以上的家庭中的小孩。這裏的地點，已在愛文義路的中段，往來的車輛相當多，以一個稚齡無知的孩子，站在這種車馬紛馳的地點，那未免太危險！這孩子爲什麼無人看護而會獨自站在這馬路中心哭泣呢？他是迷失

了路途了嗎？當霍桑正在訝異地忖度時，一個急驟的喇叭聲，已在十多碼外像虎嘯那樣的飛吼過來！而這孩子却還伸手掩住了面部，全無所覺。

熱心的霍桑，來不及再考量長短。他慌忙單手提着皮包與手杖，放棄了紳士型的步法，而急驟地奔到路中心，把這哭泣着的孩子，挈領到了行人道上來。

在行人道上，霍桑掏出自己的手帕，溫和地代這孩子拭乾了眼淚。他看出這孩子長着一個非常惹人喜愛的臉；尤其，一雙烏黑的小眼，更顯得聰明。這時，這孩子既收住淚，目灼灼地仰視着霍桑的鬚子而顯露出一種密的樣子，却並不像一個普通的小孩那樣看到了一個陌生的面龐就害怕。

由於這孩子的狀態太可愛，却使霍桑攙住了他的小手，忍不住柔聲問：「你爲什麼哭？誰欺侮你？你的同伴們呢？」

「我要去看。」這孩子的活潑的眼珠，仰射着霍桑的大圓眼鏡而這樣說。

霍桑不明白這孩子所說的是什麼。他只覺得這樣一個孩子，他的家人們一定不會容留他單獨在馬路上亂闖。也許，他已和挈領他的人們失散而迷了路。他既發見了這事，他覺得有把這個迷路小孩送回他家裏的必要。於是，他又低頭柔聲地問：「你的家在那兒？告訴我，讓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不！」孩子指指馬路的對方，他仍舊說：「我要去看。」

霍桑順着這孩子所指的方向而遠遠地看時，只見馬路的斜對方，有一家小小的店面的樣子。正擠着一堆人，在那裏看熱鬧。似乎這地方正有什麼足以使人迷戀的東西，已黏住了許多人的腳步。

當霍桑的視線跟隨那枚小小的手指而飄向那個人羣中時，這孩子還在牽着他的紳士式長袍的衣角，而連嚷着要去。

由於這小孩的狀態太可愛；也由於我們這位大偵探家，一向是很喜歡孩子們的一個，這使他覺得有些不忍拒絕這孩子的要求，而主要的是他在想：也許，在這馬路對面的那個臨時小集團中，正有這孩子的監護人在着。在那裏，他可以讓這孤單亂闖的孩子，由他的家人們領去，而卸去自己這種不必要而又必要的責任。

好，就陪他去看看吧。

霍桑把他的手杖換握在左手，公事包挾到了脅下，出空右手，他索性把這孩子提抱起來，敏捷地——當然不復再是紳士型的步法——穿過往來車輛的隙縫而直達於馬路的對方。

走近這一個人叢，霍桑方看出這裏是一家西裝成衣舖，舖面祇有狹狹的一開間，可是裝修整齊而悅目，一羣忙中有閒的人們，正在這小店面的樣子窗前，砌成了一架疏疏的圍屏。

這裏有什麼新奇東西，能吸住那麼多人的腳呢？

一看這樣子窗內，孤單地，矗立着一個高大與人相等的西裝木偶。——這是一座在這鍍金大

都市中所最容易看見的專供穿上體面衣衫而在人前擺樣的「衣架」——一副「Smart」的樣子，「活像一個人！」

呵！一個「虛有其表」的木偶，有什麼好看？

但這一位木偶先生，的確有點特殊。平常的木偶，似乎由於他們不知道自己祇是一個「衣架」，所以，他們一旦地位站得高一些，或是偶爾衣服穿得漂亮了些，他們老是神氣活現地面對着一切人！而眼前這一個木偶，他還有些「自知之明」；他似乎還知道自己只是一個「脫掉帽子，沒有腦子」的東西。因而他有點怕羞，祇將背部向着人。

「噢！這一個木偶，爲什麼險對着裏面呢？」霍桑心裏，這樣不經意的想。

只聽人叢中有人在說：「看吧！他馬上就會旋轉身子來。他的臉，滑稽得很咧！」

被抱在霍桑臂間的孩子，聽到這樣說，他把他的身子向前僵着，意思是要霍桑走向前些，可以看得更清楚些。霍桑無奈，只得在人叢裏擠前了一步。

果然，只一轉眼，這木偶已在開始他的有趣的活動，只見他的身子，像一個初學舞的人們那樣在把他的身子僵硬地旋過來。霎時，他已讓圍觀着的羣衆，看到了他的一個正面的全部輪廓，他的面貌，的確相當滑稽。

這木偶還有一些其他與衆不同的地方。

平常，凡屬成衣店內高供着的木偶，他們爲了負有廣告的使命，他們總是揀選最配身最入時

的衣服穿在身上而招搖上市。至於眼前這位木偶先生，他太老實啦！相反地，他所穿的，竟是選擇了最不配身的一套：上衣，顯得腫臃無度；而褲管，很像兩條乘過涼的油燻膾。那套衣服既不簇新，而又並不合乎眼前的時令。總之，如果他是一個聰明的木頭人，也許他能想到：穿上這種不體面的「肥皂西裝」，那一定會使那些燙着髮髮，畫着眼圈，塗着口紅，染着寶丹，顯起了銀色高跟鞋而站在先施永安櫥窗裏的新時代的異性木偶們，不再對他丟眉做眼，那是無疑的。

由於這位木偶先生的衣服，穿得不稱體，却使我們這位年青的霍桑先生，立刻發生了一點敏感性的反應。因為，他已想起，自己身上的那套大袍闊服，實在也有點不配身。

這木偶的年齡——如果給他一個年齡的話——約摸是三五六歲。光着頭，不戴帽子，唇上有一撮卓別麟式的小黑鬚。鼻尖很高，頗有密司脫「匹諾丘」的風度。此外，他頸子裏，却還拖着一條耀眼的紅領帶。

由於這木偶的年齡已並不很輕，佈的一隻耳朵上有些油漆已經剝落。似乎他的主人，怕他發生變化，因之在他的耳輪上，特地替他貼上了一小方的橡皮膏，約有指面那麼大。

凡此印象，都在我們這位老紳士的黑眼鏡裏，很不經意的輕輕溜了過去。

以上，便是我們這位中國籍的密司脫「匹諾丘」的全貌。總之，除了他會摹仿「無錫型」的旋舞以外，却也別無出奇之處。這也值得破費寶貴的時間，而駐足圍觀嗎？

『上海人真是太忙也太閒。』霍桑這樣想。

但那孩子却很高興的說：『你看呀！他的鬍子短，你的鬍子長，長鬍子好看，短鬍子真難看。』

他一面說，一面天真地伸手撫弄霍桑的面頰。

霍桑慌忙偏轉臉去，他怕一不小心，會當場變出「返老還童」的魔術。只聽這孩子還在起勁地向他問：『你看，這一個木頭人像誰？』

『我不知道。』霍桑只好搖頭。一面他的眼珠向四周搜索；看看這人羣裏，有沒有人找尋這孩子，他好交卸責任。

『讓我告訴你吧。』孩子說：『他像那本電影裏的壞蛋。在上一集裏，那個壞坯子，已經跌進了水牢。』

『哦！』霍桑見並沒有人來找這孩子，他的眉頭，不覺漸漸皺起來。

『你看像不像呀？』孩子只顧天真地追問。

『像嗎？我看不出。』霍桑心不在焉地隨口答應，他一心想要找到這孩子的監護人，以便引身而退。

『你說不像嗎？交關像。——你沒有看過那本電影嗎？』孩子固執地，堅持着他的小意見。

他又補充說：『那張好看的片子，星期三要換下集。我們在掉片子的日子就要去看。——你去看嗎。』

『哦！我也去。』這時，霍桑的眉毛皺得更緊。他覺得他已該他自己找到了一個相當大的麻煩。抱着這個不相識的孩子，怎麼辦呢？除非，向他問明地點，親自把他送回去，可是自己眼前還有更重要的事。

正在爲難，忽聽得身後，陡有一個尖銳而帶驚喜的女人的聲氣在喊叫：『哎呀！我的阿官，你要嚇死我了！』

那是一個穿青布衫的壯健的中年女傭，從人叢裏伸出兩條結實的手臂，簡直不等霍桑看清她的面貌而已經像猛虎奪食的隔手把那個孩子奪了去！

那個女人喘着氣，一面以一種絕對不信任的惡意的眼光瞅着霍桑，好像說：『這孩子怎麼會讓你抱着的？』而一面，她又以一種責怪的眼光再望望那個孩子，却好像說：『你怎麼會讓這個不相識的家伙抱着呢？』

這女傭的緊張的臉色，却並沒有絲毫影響着這孩子的嬉笑與活潑。他雖被那女傭硬生生地拖走，他仍以一種留戀的眼色，遠遠望着那個櫥窗裏木偶；一面也以同樣的眼光，時時回顧霍桑。

這裏，霍桑目送着那女傭抱着這可愛的孩子，從行人道上漸漸走遠，他還聽得這孩子在問那個女傭：『那個木偶像不像那本電影裏的壞坯子？』他也隱隱聽得這女人的尖銳的聲氣在說：『壞坯子已經上當了。』

第三幕 木偶逃出來了！

爲了這一件意外發生的小事件，却使霍桑意外破費了很寶貴的幾分鐘。看看手錶。已達十點十七分，這已超過和韓祺昌預約會晤的時間，不得已，只得放棄了素向的習慣，急急跳上一輛人力車，而直達於南京路中的東方大旅社。

那位著名的古畫大收藏家的寓處，在這大旅社的三層樓，號數是三百四十九號。霍桑跨出電梯，小心地踏着紳士型步子，他走到這三百四十九號的門前，像隔日一樣，在門上輕輕叩了四下。

彈簧鎖的旋轉聲中，這房門輕輕地開成了一條線。在一個不滿五寸寬的狹縫中，有一個狐狸那樣機警的臉，很謹慎地向外窺視了一下。——這是那位古畫大收藏家的貼身侍役，名字叫作徐模。一個具有典型性的蘇州青年。——這一個狐狸那樣的臉，向外一探，只見門外站着一個身材相當高大的戴眼鏡的大鬍子。一手提着公事皮包，一手還拄着一支粗粗的手杖。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門縫裏的臉面慌忙退後了好幾寸。

『你找誰？』這蘇州聲氣匆匆問了一聲，隨手就想關門。

由於過去的四十八小時中，這一間三百四十九號的房間中，好像已被什麼駭人的東西，播散進了一些駭人的空氣，却使我們這位面目一新的霍桑先生，幾乎無法越過這一重森嚴的門禁。最

後，還是由霍桑搬掉了他臉上的一些小佈景，而又放出了他的本來的語聲，他方始在這蘇州朋友的驚疑不止的視線之下，得以自由穿過這一道奉令警備着的哨兵線。

這位古畫大收藏家，久等霍桑不來，正自非常不安。在這一一個靜靜的上午，有兩整支的雪茄，已在他的內心焦灼的火線之下輕輕燃成了灰；而眼前，却又伸手取到了第三支。他是一個年近六十歲精神健朗的老者。同字臉，八字鬚，白皙的皮膚，光潤的頭髮，都顯出他素向生活的優裕。祇是，他的一雙略帶近視而又精於鑒別的法眼，却像他的蘇州僕役一樣，隨時隨地，都在向人閃射多疑的光。當時，他看到一個矯捷靈敏的私家大偵探，竟一變而為大袍闊服滿面濃鬚的博士，他吃驚得幾乎要叫起來。但是，當他把他的善於鑒別真贗的眼光，驗明了這私家大偵探的正身無誤時，方始潑出了一口十多磅重的寬懷的氣。

『哎呀！霍先生，你來得這麼晚！』他像怨望似的這樣說。

『不錯，我來遲了二十分鐘。』霍桑看看手錶，抱歉地說，他撫摸了一下他的人工培植的鬚子，彷彿在說明：爲了化裝，以致耽誤了預約的時間。

『我又接到了一個電話！』這收藏家用失驚的聲調說：『這是第二個電話了！』他把詢問的眼光，望望他的蘇州僕役。又說：『那是在八點半鐘打來的？』

『又是他的電話嗎？』霍桑在這位收藏家的對面坐下，取出一支雪茄，鎮靜地把它燃着。一面問：『他在電話裏，又有什麼高論呢？』

「他還像上一次一樣，一開頭，就直截痛快，說明他是魯平。——他勸我客氣些，還是把那張畫，趕早包裝妥善，等他親自來取，免得雙方破臉！要不然——」

「要不然便怎麼樣？」霍桑又好氣又好笑，不禁猛吐了一口煙。

「要不然嗎？——他說：他已準備下了十二條半計策，要來劫奪這一幅畫！」

「十二條計策之外，居然還有半條？」霍桑從他的大圓眼鏡片中，望望對方那張充滿驚懼的臉，他真忍不住要失笑。

收藏家又說道：「他說：他的計策本來共有十三條，其中一條比較不大好，所以好只算半條。」

「妙計竟有這麼多，他是不是已新開了一家專造計策的工廠？」霍桑見這大收藏家，神情惶迫得可憐，他故意把自己的態度，裝得格外坦然。

「而且——」韓祺昌急急連下去說：「他還告訴我：這十三條的計策，其中有一條，眼前已經開始進行；並且進行得很順利，差不多將要成熟了。」

「哦！」一縷淡淡的煙，從這大偵探的假鬍子裏漏出來。

韓祺昌見霍桑全不重視他所說的話，不禁格外着急；他像喚醒對方瞌睡那樣的高聲說：「你看，我們該怎麼辦。」

「有什麼怎麼不怎麼辦，」霍桑依然很冷靜。「到了展覽的日期，你把你的畫掛出來；等到

展覽完畢，你把你的畫收起來。此外，還有怎麼辦？」

「哦！有這麼太平嗎？」

「一切有我！」霍桑拋掉煙蒂，理理他的假鬚。

我們這位年青而著名的私家大偵探，這時雖盡力安慰他的當事人，可是，對方這一個多疑的老者，却依然感到不能釋然。他想了想，又說：「你沒知道那個傢伙的綽號嗎？他——」

「我知道，」霍桑不讓對方說下去：「他的綽號很多。——但是，綽號並不能當炸彈；把這個綽號拋出去，也不會發生嚇小孩的聲音的，是不是？」

「不過，我新近還聽得有人說起，——」這位收藏家依舊固執地說：「這個傢伙，他有一個怕人的綽號，叫作「看不見的人」！我聽得說：他在這裏上海搗了好幾年的蛋，從來沒有一個人，曾看到他的真面目！甚至，我還聽得說：在他手下，有一千多個羽黨，但是他這一千多個羽黨們，也從來不曾看到他們的首領，是個怎麼樣的人！你想——」

「哦！你以為看不到他的人，就很可怕嗎？」霍桑忍不住揚聲發笑，笑得假鬚都在顫動，他說：「人雖看不見，影子總該有一個，只要他還有影子，我就要把他的影子抓過來，賞他吃些雪茄。」

「嘻！霍先生，你不要專門說笑！我很怕！——」神經過敏的韓祺昌，蹙面憂慮而搖頭。

「你怕什麼呢？」這位青年的老紳士，理着他的長而濃的美髯，幾乎感到不能再耐。

這大收藏家暫時不答，他把他的略帶近視的法眼，飄到了室中的一口大衣櫥上，霍桑知道，在這大衣櫥裏，鎖着一個特製的狹長的手提皮篋。提篋裏就放着那張唐代的稀世的大傑作。這是這位大收藏家的半條以上的命——差不多是寢食不離的東西——他似乎害怕那個所謂「看不見的人」，會用了什麼隱身法，神不知鬼不覺地混進這一間大旅館，而把他的半條性命劫奪去。這是他的憂慮不安的原因。

霍桑從黑眼鏡裏，看看這一位憂鬱症的患者，覺得無法可想。他只得說：「既然這樣不放心，你爲什麼不把你的寶物，暫時寄存進銀行，或交託這裏的賬房暫時保管？這樣，你的責任豈不可以輕一點？」

「但是——」大收藏家眼望着那口大衣櫥，遲疑地搖搖頭。

「這也不妥，那也不妥，那只有一個方法——」霍桑把視線送到室隅那個像一座木偶那樣，呆呆矗立着的蘇州僕役的身上，而滑稽地說：「那只有請你的貴管家，搬一個椅子，靜靜地坐在這衣櫥前；讓你的貴管家睜着眼，靜靜地看着這扇櫥門。這樣，大概總是千妥萬穩了！」

他說時，想起在京劇中有一齣戲，叫作「盜銀壺」，那柄銀壺的主人，爲了怕這銀壺被盜，他讓他的的一名大眼睛的小廝，眼睜睜望着那柄銀壺而不許眨眼，這種滑稽的方法，想想真是非常可笑的！現在，自己所說出的辦法，如果真的做起來，那豈不和那齣戲劇中的幽默的演出，完全相同嗎？

霍桑看看那個狐狸臉的僕役，再想想那齣「盜銀壺」中的大眼睛的小廝，他的無可遏止的笑聲，幾乎要從他的髭鬚子間放縱出來。但結果，他終於收起了他的笑容而向他的當事人正色地說：「最要緊的一點是，從眼前起，你不要讓任何一個陌生面目的人，闖進這間屋子。我們不妨靜靜地等待，且看那位看不見的俠盜先生，將用什麼方法，從黑暗中伸出他的神祕的手來，「親自走領」這幅畫？」

霍桑說着，他從椅子裏站起來，又用一種有力的聲調，安慰這位收藏家說：「你放心吧！你的畫，是你的生命，也是我的名譽，我不會讓人家把我的名譽劫掠了去！現在，有一點小事，我還要去看一查。」

說完，他不等他的當事人再發言，拎起皮包，抓起他的大手杖，聽他咳嗽一聲，便又拖着他的紳士型的滯緩的步子，從四條特異的視線之下，悠然離了這間空氣緊張的屋子。

走出三百四十九號房間以後，實際上，霍桑並沒有遠離這大旅社，這一個剩餘的上午，他在進行一種小小的工作；他的工作，是暗地調查這大旅社中的旅客循環簿。他對三樓上的最近的旅客，相當注意；尤其，他對鄰近三百四十九的幾個房間，更密切用心；但結果，他並沒有獲得他心目中的所謂可疑的「線索」。

下午，繼續密查了一會，便悄然走進一個房間，他以暫時休息的姿態，等着這事件的自然發展。他所走進的房間，並不是那位收藏家所住的三百四十九號，而是距離三個房間以外的三百五

十二號。——這是隔夜他所預定的一間。在這裏，我們這位具有雙重人格的老紳士，燒上一支煙，一面休息，一面靜靜地思索。

他想：光天化日的時代下，一個盜匪，要規奪人家的東西，在事前，他會把他的大駕光臨的消息，通知事主知道。像這種滑稽的奇事，好像祇有在小說或電影中才會有；在自己所遇的事實上，似乎還很少先例可援。

那末，這一次，這一位俠盜先生，真的竟會實踐他的預約嗎？

如果這一張支票真的兌了現；如果那張古書這一次真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遭了劫奪，那豈不是成了一種不可信的奇蹟了嗎？

難道世上真有什麼不可信的奇蹟會突然發生嗎？

那位俠盜先生，將用什麼方法，完成這種奇蹟呢？——難道他真有十二條半妙計嗎？

霍桑愈想愈覺好笑，肚裏的好笑積得太多，他幾乎獨自一人也快要將笑聲噴放出來。但是，他還沒有笑出來咧！第二個念頭連着想：根據警探界的傳說：那位：「新近上市」的「俠盜」先生，過去的，的確曾作成他們服用過多量的阿斯匹靈與頭痛粉，那是事實咧！

『喂！還是不要太大意！』霍桑暗暗規勸着自己，他終於沒有笑出來。

一個下午，在大偵探的欲笑不笑的尷尬狀況之下度過了。

這天夜晚，霍桑從自己的房間裏走出來，在甬道裏，看到一個穿學生的短小精悍的青年，揚

考驗，在窺望三百四十九號門上的牌子。那人的神情，很有點鬼祟。霍桑心裏一動。一眼看這甬道中的數步以外，裝有一架電話。於是，他裝作若無其事，走向那架電話機之前，他一面報號數，一面卻從墨晶眼鏡裏面歪過眼梢，留意這青年的動靜。

那個青年似乎並沒有覺察有人正在注意他，他只顧在這三百四十九號的門口，來，去，去，來，走了兩三遍，看樣子，好像正在窺探這三百四十九號的門口裏，有沒有人走進來。最後，看他露着一些失望的樣子，却向甬道的那一端，揚揚走了過去。

霍桑認爲這人的行動，很有點可疑。等他走了幾步，急忙拋下話筒，暗暗加以尾隨。

那人正從盤梯上面走下來，霍桑也從盤梯上面遠遠跟下去。

走到底層，這裏卻是這一座巍巍大廈中的一個熱鬧的中心點。這時，四下華燈掩映，正當都市羣衆吃飽了夜飯，上夜市的時候。由於出入者的衆多，再由於霍桑還保持着他的紳士式的姿態，行動略一遲疑，眨眨眼，却讓那個形跡可疑的傢伙，一溜煙地漏出了他的視線網。

在這種情形之下，霍桑覺得要找那個人，事實已不可能。他姑且舉步，向前面的一个彈子房中走去。

在那空氣熱鬧的彈子房裏，有許許多多人在活躍地舞弄他們的彈棒，如果霍桑還是平常的霍桑，他很可以參加這個幸棒的集團，大家玩一下。但是，眼前他不能。以一個典型的舊式紳士，加入這種遊戲，未免有點不相稱。他在這棒林裏面呆站了一會，細看，覺得並無什麼可注意的人物，

於是，他仍以紳士的步法踱出了彈子房。

隔壁是一間附設的咖啡座，可供旅客們吸煙與憩坐，或是進些飲料。霍桑選擇一個位子坐下來。他以早晨對付包廂那樣的傲岸的姿態，支使着那些侍者們，引得許多視線，都向他的大袍闊服上擦過來。但是，其中決沒一雙透視的眼睛，能看出他的濃鬍子背後的真面目。

坐下不久，有一件可異的事情，閃進了他的眼角。這事情非但可異，簡直有點駭人！——而且，可以說是非常駭人！

在距離他的坐位不到三碼遠的地方，靠壁一個火車座上，坐着一個穿西裝的人，在那裏看報。那個人的坐的姿態，與其說他是坐，無寧說他是躺。他的上半身，全部被一整張展開着的報紙所掩而看不見。兩條腿展成八字形；腿上所套的一條西裝褲，皺而又舊；其應有的筆挺的線條，似乎在前半世紀已經消失。而下面一雙具有歷史性的皮鞋，其尺寸之偉大，却大到了驚人的程度！

以上是霍桑在無意中所接觸到的對方那人的第一個特異的印象。

一個橫着身子看報的人，穿的是一條舊褲，和一雙大皮鞋，論理，這也並無絲毫可異，是不是？可是，在第二瞬間，那個傢伙偶爾放下報紙而把他的尊容映射進霍桑的視網膜時，霍桑的一個心，却像被一具彈棉花的東西彈了一下——他吃了一驚！

他一眼看到那張特異的臉，真面善呀！是在什麼地方曾經「識荆」過的呢？

由於這件事的離奇，離奇到了出人意料之外，這使霍桑在最初的三秒鐘內，完全想不起這人是誰。直等第四秒鐘，他被對方那條鮮紅耀眼的紅領帶，喚起了他失去的記憶，他才陡然想了起來！

那人非別，正是那個在樣子櫥窗裏跳過廣告舞的西装木偶！——一個曾有「一面之緣」的「老朋友！」

你看，一撮小黑鬚，一個高鼻子，一雙大小不同的怪眼，什麼都一樣！總之，對面這人儼然不是那個木偶的照片，那個木偶，就是對面這人的造像！

千真萬真，那位木偶先生，已從他的櫥窗裏溜了出來。

木頭人活了！木頭人竟從成衣店的樣子窗裏走出來玩玩了！這是一件太不可信的事！那末，明明一個活人，爲什麼要扮成木偶的樣子呢？

這一件突如其來的神秘得近乎荒唐的怪事，迫使霍桑不得不從墨晶眼鏡裏面瞪出了他的惶駭的視線而向對方注視了更驚奇的縫眼。但是，對方那個木偶，他的木製的腦壳裏，却好像完全沒有覺察，有人正在對他密切地注意。他依舊悠悠地在讀着他的報，甚至，他的姿勢也絕對保持着一個木偶應有的姿勢，看樣子，他簡直表示，即使頭上「天打」下來，他也不會動一動！

對方的木偶是這樣，但是，這裏的霍桑，他的腦子，却並不是木偶的腦子呀！由於精密的注視，他在對方這個木偶的面部，看到了一些可注意的小東西；由於看到這一點小東西，却使他的

腦內，立刻展開了比閃電更快的活動；由於腦內敏捷活動的結果，有一件事幾乎使他喪失了紳士型的鎮靜，而幾乎立刻要失聲驚叫起來！

哎呀！他就是——總之，他就是他所要找的那個人！

何以見得呢？

在早晨，他在那家西裝成衣店的玻璃櫥窗裏，曾看到那個木偶的一個耳朵上，貼着一小塊橡皮膏。當時，以為這木偶臉上的油漆，或許已經剝蝕了一點，並不會加以十分的注意。

現在，對方這個機器的木偶，他的耳朵上，竟也貼着一方同樣的橡皮膏，——並且同樣地貼在左耳輪上！豈非滑稽之至！

當前這個活的木偶的耳朵上，為什麼要貼上一方橡皮膏呢？

據傳說，那位俠盜先生，左耳輪上，生有一個鮮明如血的紅痣。他當然不願有人看到他這顯著的商標，因此，特地貼上一些東西，把它遮掩起來，這是唯一的理由。

那末，對方這個有機器的木偶，豈非就是魯平的化身嗎？

哎呀！這可惡的東西，畢竟出現在自己的眼前了！

他這樣裝神弄鬼，當然必有目的；他的目的何在呢？

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他這神奇的搗鬼一定是有關吳道子的那幅畫，一定無疑了！

以上的思想像一架電扇那樣急劇地在霍桑腦內轉動，電扇轉動到這裏，却迫使這位悠閒的紳

士不能繼續維持鎮靜而感到必須趕快採取一點動作了。雖然他還不及決定他的動作應取怎樣的方
式，可是他已準備迅速地站起來。

就在霍桑將站起而還沒有站起的剎那間：——

不料，對方那個木人，他好像已經接獲了什麼心靈上的電報，他竟比霍桑先一步站起來。看
他伸伸腰，打了一個沉重的呵欠，這好像告訴人家；他在那家成衣店裏，做了一整天的廣告，已
經疲倦得很。現在，他已準備回到他的玻璃窗裏，要去睡覺了。

只見他又整理了一下他的漂亮的紅領帶，勉強撐起了一大一小兩個毫無精神的倦眼，失神似
的向四周看看，看樣子，他是預備馬上要開步了！

霍桑睜大了緊張的兩眼，急忙忙從位子裏緊張地站起來，緊張地想：嘿！不要讓這傢伙溜走
啊！

他準備大步向這木偶先生走去，讓這位若無其事的木偶先生突然看到了而嚇一跳！
他還沒有舉步咧。

驀地，有一個身裁非常高大的人，竟像一座屏風那樣攔住了霍桑的去路！

『什麼事？』霍桑的大圓眼鏡裏面幾乎要冒火！

『先生，賬。』那個站在霍桑面前的白衣侍者，他向這位大袍闊服的紳士，鞠着躬而十分和
緩地說。

不錯，他吃過一客西點，與一盃咖啡，賬是應該付的。以一個大袍闊服的紳士，能夠吃了東西而不付賬嗎？

可是，等到霍桑用最敏捷的方式，辦完了這件小交涉，却已被耽誤了兩分鐘以上的時間，就在這兩分鐘以上的短促的時間中，舉眼向前一看，對方已只剩下了了一隻空椅。

那位木偶先生走失了！

第四幕 反老還童的木偶！

霍桑不及照顧他身上的紳士氣派，他以頑童逃出課堂門那樣的步法，慌張地從這裏一扇最近的門內飛躍出外！——這扇門，也就是那位木偶先生以蝸牛那樣的步子蹣跚踱出去的地方——離門不遠，就是電梯的所在處。這時，那兩架並列着的電梯，左邊的一架，恰巧在緩緩上昇。霍桑把敏銳的視線向這架電梯中拋擲進去，他從那扇正在關閉的電梯的門隙裏，看到一隻特大的鞋尖——正是那位木偶先生的鞋尖呀！

還好，右邊那架電梯，恰正由上而下。霍桑撩起袍角，慌忙跳躍進去。巧得很，這架電梯裏面，單祇他一個乘客，當司機人恭敬地問他到第幾樓時，霍桑絕不考慮而焦暴地說：『三樓』！到達了三樓，在那靜悄的甬道裏面，絕對不見那位木偶先生的神祕的影子。霍桑重新走向那架左邊的電梯前而按着鈴。——這是那個即刻搭着上昇的電梯——他一問這一架電梯中的司機，

據答：即刻那位穿舊西裝而有小鬍子的先生，他是直上了六層樓。

於是，霍桑也搭這電梯追蹤而直上六層樓。

在六層樓上胡亂找了一陣，他和那位「老友」，依然「緣慳一面」。慌張喘息之餘，他抓住了一個侍者，把那個木偶的狀貌約略描繪了一下而問他會否看到過這樣一個人。

『有的有的。』那個侍者絕不躊躇，衝口回答。

『現在，他到那裏去了？』霍桑緊張地追問。

『我看見他從左邊的電梯中匆匆上樓，又從右邊的電梯中匆匆下樓去了。』

霍桑感到目定口呆。

單等這侍者走遠，他獨自一人，站在電梯之前，不禁焦灼如焚。他伸手亂抓着自己的頭髮，幾乎把他的頭髮連根拔下來！——諸位不要忘記，他的頭髮原是可以連根拔下的。——一面，他在恨毒地輕輕詛咒：

『該死的畜生！我要請你等一等！』

焦躁過一陣之後，他陡然想起：哎呀！那張倒運的畫，不知怎麼樣了？該不會那樣快的就生問題吧？想到這裏，他馬上記起了舊小說裏所常常提到的所謂「調虎離山」的字樣，他覺得不能再耽誤。他慌忙按着電梯的鈴，再由六層樓上下降到三層樓。

在電梯內，那個司機人向霍桑看看，他疑惑這一位服飾莊嚴而神氣不很鎮靜的紳士，已發明

了一件都市中的新型消遣，他是不是已把電梯當作「汽車」，而在舉行夏季的「兜風」呢？

回到三百四十九號房間，只見這屋子裏靜悄悄地，依然無形保持着前半齣「盜銀壺」的幽默的姿態；主要的是那柄「銀壺」並沒有被「盜」！這使霍桑把一顆從電梯中提下來的心，重新繳納進腔子。可是，當時他的擂鼓那樣的叩門聲，和他的倉皇不定的神色，却已使那位胆小的收藏家，和那個狐狸臉的蘇州朋友，大大吃了一嚇！

當晚，霍桑就住在他所特闢的那間三百五十二號的臥室中，並沒有回歸他的愛文義路的寓所；這必須歸功於那位木偶先生的無形挽留。

在床上，他像撥算珠那樣的撥動着腦細胞。他在想：——

自己今天，會突然會晤到這位神秘的木偶先生，這真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那位木偶先生，會認出自己的面嗎？

看他的悠閒的樣子，他好像並沒有認出自己的面目吧？

如果真的不認識，他爲什麼又在電梯裏面躲閃似的兜着圈子呢？

假定他已認出了自己的面目，那末，也許他已大大的吃了一驚，因而在電梯內，臨時演出大套的魔術。

有一點完全不可解，他爲什麼要把他的臨時的造像，高供在那成衣店的樣子窗裏呢？——霍桑覺得找不出那個答案來。

最後，他記起白天的一番對話，記得那個胆小的收藏家曾說：「他——這位獨腳的俠盜——手下，共有一千多個羽黨；這一千多個羽黨，也從來不曾見到他們的首領，是個怎樣的人物？……」

霍桑從以上的幾句話裏，找到了一個特異的結論：魯平所以設置那座木偶，是讓他的羽黨們，可以認出他們臨時的化裝的面目。

這似乎是唯一的可能的答案了。雖然這答案似乎太離奇，而也有些近於牽強。但是，除了以上這一個離奇而牽強的答案之外，還有什麼更適合的理由呢？

總之，這一晚，霍桑的腦壳，已代表了那家成衣店的樣子窗；他讓那位木偶先生，在他的腦膜上面整整跳了一全夜的迴旋舞。

有一點是可以決定的，霍桑想：無論如何，那家小小的西裝成衣店，必定是那位「俠盜」先生的一個巢穴，那是無疑了。他記得，不久的過去，全上海的那些警探先生們，曾傾其全力以搜尋這「俠盜」的巢穴。他們等於一隊被梟首的蒼蠅，曾在四下亂鑽亂撞。結果，他們像在北冰洋裏捕捉熱帶魚，連一個小水花也沒有找出來。現在，他若將他自己的發見，報告了官廳，請求到一紙搜捕證，而把那家成衣舖子包圍起來，這樣，至少可以搗毀那位「俠盜」先生的一個巢穴；同時也至少可以抓住他的幾個羽黨，也是一件快意的事。然而不妥，照這樣辦，撥動了「草」，驚走了「蛇」，那似乎是件非常愚蠢的事！還是別尋妥善的方法。

最後的決定，他放棄了那個包圍成衣店的策略。但，無論如何，他要再到那個木偶的公館裏去看一看，以便找些補充的線索。

第二天一早，第一件事，他先到三百四十九號中去看一看，有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他以十分鄭重的姿態，警誡着韓祺昌主僕二人，他說：他已查出魯平的羽黨們，已混進了這旅館。因之，他們萬不能讓無論什麼人，隨便闖進這間屋子來。說完，他仍以最悠閒的紳士態度，踱出這東方大旅社，而再度去拜訪那位木偶先生。

這位中國舊官僚式的紳士，他又懷着他的鬼胎，小心而恭敬地走到了那位「洋大人」的「寫字間」之前。可是，抬頭一看，他呆住了！

原來，這裏已有一些簇簇新的花樣發生了。

怎麼？木偶先生公出了嗎？——不是的。

窗子裏的木偶先生並沒遠離他的職守，但是，他已換了一種新的姿態。呵！他像我們這大都市中的「大人先生們」一樣，面目非常之多！而其搖身一變，也非常之快！今天，他不再穿着昨天那種賣肥皂的西裝；他已換上了很漂亮的一套。褲縫，燙得挺而且直；幾乎可以代替一支密達尺。皮鞋，擦得如此之亮；簡直閃耀得使許多狹窄的眼睛睜不開。他的「尊容」，已經過美容院の着意修整，小鬍子也早已剃去了。他的蒼理得可以和女人比賽的頭髮，好像隔着玻璃也能聞到美髮漿的香味。——並且，他大約還會服用什麼高效率的返老還童的補藥；你看！僅僅一夜之

間，他竟變得這樣的年青白晳而俊俏。在他襟間，齊備着康乃馨花，小綢帕，與舶來品墨水筆。他的一手，以最優美的姿勢拈着一支品質最高貴的烟；另一手臂間，却「神氣活現」地挾着一册厚得足使鄉下親戚看發呆的燙金字的所謂「外國書」——雖然並沒有人知道，這本書的內容，是否真有親深的文字？抑或僅是嚇嚇人的「無字天書」？雖然更沒有人知道，這位木偶先生，他是否認識這本書中的親深文字，抑或僅是書中的文字認識他？——總之，他這繡花的「fashion」，却已十足具備着一般夾銅大學生們在週末例假中打扮好了上公園或咖啡座中會愛人時的種種必要的風度。——呵！他今天變得聰明啦！對呀！他必須改變如此的作風，那才可以使那些被高供於「三公司」玻璃窗內的所謂前准的異性偶像，把她們的描黑了的眼圈，對他一五一十拋過來呀！

簡單些說吧，今天的木偶先生，和昨天的木偶先生，已完全換了一個樣。——如果說，昨天的木偶先生是屬於「卓別靈」式，那末，今天的木偶先生，却已變作了「羅克」型。

窗外的霍桑，睜大了敏銳的眼，從雙重的玻璃中向這木偶，細看了半晌，他看到了一個小小的特點。就是，昨天的木偶，胸前拖着一條紅領帶；今天這個木偶，同樣也拖着一條紅領帶；而且，連領帶上的花紋，也和昨天一樣。

霍桑眼望着那條鮮豔耀眼的紅領帶，有一個思想在他腦內開始了閃動。他想：隔夜的想念，最初以為大牽強，照現在看，也許有點意思吧？這一條紅領帶，會不會就是這位木偶——生特地留給他羽黨們的又一標記呢？

他又翹起了手右任先生的鬍子，向這木偶冷笑：『你這可惡的東西！不管你在進行何等的詭計，無論如何，我已認識你的面目；至少，我已認識你的標記。好吧！我在這裏靜待，看你把十二條半的妙計，逐一的施展出來。』

這位年青的老紳士，興奮地跳上了一輛人力車，在人力車夫拔腿狂奔回東方大旅社的途中，他還在默默地想：『單等那個可惡的東西把詭計施展出來，也許，自己可以「將計就計」，和他玩一下。』他正想得非常高興，但是，他却沒有料到，當前的戲劇的發展，竟迅速得完全出乎他的意想之外。

第五幕 木偶作有計劃的撤退！

人力車在這大旅社的商場部份停下來，我們的霍桑先生，就從這商場的入口，悠然踱進了門。他並不急急於回進旅館，却在這五花八門的大商場中，揮着他的「四點一刻」，東一張，西一望，消磨着他的內心緊張的時間。看他外表的樣子，倒像一位在我們這個大都市中所習見而被稱為「某種魚類」的老太爺，偶而親自出門，準備辦些東西，回家孝敬的黏在膝蓋上的姨太太一樣悠閒。

他看到一些金碧輝煌的櫥窗裏，真是一個舶來品的輻重營；許多耀眼的奇光，足夠使你衣袋裏的幾張中國花紙，被吸得自動逃亡出去。

在這個上午十點鐘的時間，我們那個大都市中的最優秀的一羣，照例，還是一個冬眠狀態的時間。因之，這一個貴族化的大商場內，顧客還沒有十分上市。霍桑信步走來，前面是一個陳列化妝品的部份。他無意中看到數步之外，一個玻璃櫃子，有一個穿西裝的人，正自指指點點在一個櫃內的女職員說着話。

第一眼，霍桑看到那個人的背影非常壯健，身上那套西裝，裁製得也相當稱體。雖然看不見這人的正面，但是，單看背影，可知這人是個很體面的小伙子。

在第二瞬，霍桑感到這人身上所穿的那套西裝，其顏色花紋，映進自己的眼內，好像並不是第一次；而此人頭上的一叢烏黑而光亮的頭髮，那梳理的式樣，在自己的視網膜上，也有一種稔熟的感覺。

我們這位老紳士的一顆年青敏感的心，開始有點震動。

霍桑正對這人，加以較密切的注視，恰巧這時候，這個身穿漂亮西裝的傢伙，偶而一旋身，却把他的一個側面的面影，投進了霍桑的視網。在這絕短促的一瞥之中，霍桑雖祇看到此人一個白皙的面龐而還沒有獲得一個較清楚的印象，可是只這一瞬之間，霍桑却已看到此人的白皙面龐之下，正有一些鮮紅耀眼的東西，在他的墨晶大眼鏡邊緣上，輕輕掠過去。

呵！一條紅領帶！

哎呀！當前這個傢伙，不要就是「適間走訪，未獲暢敘。」的「故人」吧？

奇怪！我們這個狹窄的地球，竟會變得這樣的狹窄！「想着曹操，曹操就到。」這未免太巧啦！

這一條神秘的紅領帶，却使霍柔全身的神經，像裝上了一座絞盤那樣收緊起來！

霍柔的紳士型的步子，因此不由漸漸停滯，那支手杖在地面黏住了。

如果當前那個傢伙，正是自己心目中的那個人，他想，那末自己自然應該立刻採取一種適當的動作，再不能讓這再度重來的機會，又從指縫裏面漏了去。但是第一點，還須弄弄明白，當前這個人，是否真是自己心目中的那個人？萬一弄錯，那會鬧出笑話來。主要的是，眼前這疑點，不過是一條紅領帶；而紅領帶則是很普通的東西，原是人人可用的。

事情看來太湊巧，會不會是自己的神經過敏而錯認了人？

霍柔這樣想時，不禁感到一種躊躇。

這里，霍柔的腦細胞，正自非常緊張，他從大眼鏡裏，再看前面那個傢伙，依然若無其事，正把背部向着自己這一邊，分明對於四週的一切，表示一種全不在意的樣子。一時，看他揚着臉，縱身旁掏出一個煙盒，取出了一支煙，又把那隻煙盒高舉在手，一面把那支煙，在這光亮耀目的盒蓋上，橫一春，豎一春，春了好半晌，看樣子，似乎準備在這大庭廣眾之間，把他這個銀質的漂亮的盒子，大大誇耀一下子。

那個傢伙把紙煙燃上火，仰臉噴了幾口煙，一面依舊指指點點，在和櫃子裏的女職員談着

話。只見那個女職員，從玻璃櫃裏取出一盒化妝品，遮進這個傢伙的手內。這化妝品的盒蓋上，裝有一片鏡子。這西裝的傢伙，把這盒子的鏡子，高高湊近他的臉部，只顧左一側，右一側，反覆照着他的臉，很像一個四十歲的「少女」，準備從她的皺紋與雀斑之間，用心找出一個動人的美點來。

背後數步以外的霍桑，從墨晶的眼鏡裏睜圓着眼，心裏在想：「朋友，如果你就是那個「俠盜」，停一停，我要在你的白皙的臉上，替你塗上一些胭脂，讓你格外漂亮些，請你等着！」霍桑正在轉念，只見前面的傢伙，已放下那盒化妝品，向櫃子裏的女職員搖搖頭，便離開櫃邊，而向前面緩步走過去。

霍桑不敢怠慢，急忙揮動手杖，暗暗尾隨過來。一面，他把他的兩片大眼鏡，像兩座探照燈那樣的緊射在前方那架來歷不明的飛機上。

前面正是登樓的所在，恰有一架電梯自上而下，梯門開處，像打翻一個衣箱那樣倒出一大羣人來。一看前面那個傢伙，捏熄了手中的半截紙煙，向地下一拋，好像準備從人堆裏擠上前去，而踏進這一架將要上昇的電梯。

霍桑覺得情勢不妙，不禁焦燥地想：「好啊！昨天你的戲法，表演得很不錯，是否今天還要連一連？」

想起隔日電梯中的情形，這使霍桑感到非常憤怒。依照他的意思，恨不能立刻搶前一步，把

這西裝傢伙的肩膀扳過來，而向他說：「喂！木偶先生，你爲什麼不在你的成衣店裏跳廣告舞，而在外邊隨意亂跑？不行！讓我把你送回你的玻璃窗，跟我走！」

霍桑心裏雖然這樣想，但事實上他並不能這樣做。原因是，他是一員私家的偵探，身旁沒有一紙正式的逮捕狀，他不能隨便逮捕人。而主要的是，截至眼前爲止，他還沒有辨認清楚，當前這個穿西裝的傢伙，畢竟是不是他心目中所擬議的人？雖然前面這個人，胸前拖着一條可疑的紅領帶，但在事情還沒有弄得更清楚更確定之前，他不能輕舉妄動，以致在生命史上，造成一個「開汽水」的事件。

霍桑正在躊躇，只見前面的傢伙，祇在電梯前的一小堆人羣前面，轉了一個身，並沒有踏進這電梯。接着，看他悠悠然，把雙手向褲袋裏一插，口中吹着哨子，又向第二個鋪面中走去。

霍桑摸摸僞裝的鬍子，也從後面跟過來。

霍桑的主意，很想超前一步，搶在這傢伙的前面，把這傢伙的面目辨認一下，但是他沒有這個機會。原因是：——奇怪！前面這個傢伙，他好像具有一個妖怪一樣的心靈；這裏霍桑的步子走得慢，這傢伙的步子也走得慢；霍桑的步子，偶爾加緊了些，這傢伙的步子，立刻也好像加緊了些！而主要的是，霍桑的臉上，却還套着那個討厭的假面具，在這衆目昭彰的環境之下，他必須保持他的身份，而不能喪失他紳士的架子。因之，他雖預備這樣做，而事實上却還不允許他自由地這樣做。

他只能懷着一種竊賊那樣的心理，依舊偷偷摸摸，從後面跟過來。（你看，社會上的那些戴著假面具的偽君子，他們的行動是何等的拘束而可憐！）

這時，前面的傢伙，又走到了第二個舖面中的電梯之前，只見他的腳步略略停滯了一下，好像準備登樓。但結果，他又放棄了登樓的意圖，仍向前面緩緩走過去。

那人踏進了第三個舖面，霍桑也跟着踏進了第三個舖面。

雙方一前一後，依舊保持着一個不即不離的短距離。

可惡之至！那人好像有意在跟上了年紀的霍桑開玩笑；只見他在這個五光十色的大商場中，東邊一看，西邊一張，只管兜着無盡的圈子。一種有閒的姿態，好像告訴人家：他的衣袋裏，有的是大量的時間，因此，他已準備把這一箇殘餘的上午，毫不吝惜地消耗去。他這態度，却使有後的臨時保鏢者，完全弄不清楚，他在玩着何等的把戲？而在霍桑呢，正握着一個討厭的算題，在算題沒有獲得解答之前，無可奈何，只能奉陪着他，暫作一次衛生的散步。

正當霍桑感到焦灼的時候，只見那個傢伙，忽又走到這第三個舖面的電梯前。這裏的電梯，却是直達旅館部份的電梯。這一次，那人似已決定主意準備登樓，因此，他在梯門之前，却已停止了他的可惡的散步。

霍桑乘這機會，也向電梯這邊走過來。

二人同時抬眼，望望電梯上的升降針，只見指針停在七字上，表示那架活動的籠，正懸掛在

七層樓。

那人向霍桑看看，他的全無表情的臉，立刻偏了過去，好像他把身旁的霍桑祇當一片稀薄的空氣，全不在他高貴的眼睛裏。霍桑也向那人看看，他的緊張的視線，却在那人的側影上，畫了一個問句的符號。

這電鈴的聲響，立刻響進了霍桑的心坎！

爲什麼呢？原來，在此人旋轉頭來掀電鈴的一剎那，霍桑却已看清：此人的左耳，貼有一片橡皮膏！第二瞬間，霍桑感覺此人的面貌，在自己眼內，很有一種親切的感覺。他的臉竟和今天所見的木偶，越看越相像——說得神奇點，如果不是那個木偶的塑匠有心依照了此人的面貌而塑成方才那個木偶，那一定是上帝有心依照那個木偶的面貌而特製成眼前這個傢伙。

這不是我們的俠盜先生，他是誰？

在這緊張的瞬間，霍桑的眼內在噴火。還好，他是戴着黑悲鏡的，還不至於讓別人看到他的無端的「失慎」。可是，在這時候，他身旁的木偶，却正取出一支煙，悠然燃了起來。一面，看他洋洋然，正把一些輕飄的煙圈，徐徐吐在空氣裏。

這些煙圈在霍桑眼內幻成許多疑問的符號，疑問中的一個，是：——
這個可惡的東西，到底對於自己認識不認識？

說他認識吧，爲什麼他的態度，却還如此的安閒？

說他不認識吧，昨夜電梯裏的演出，難道竟是偶然的？

不管你認識不認識，無論如何，今天總不能讓你再在電梯面變戲法！

霍桑的心思在疾轉，電梯上的指針在轉動時，他的鼻孔裏面，忽然送來了一股很濃烈的香味。——這是一種上品香水的氣息；是龍涎呢，還是麝香？是茉莉呢，還是芝蘭？雖然他的一向保持嚴肅的鼻子，無法提供較準確的說明。但有一點，他可以確定：這種香味均發源地，却正在身旁這個漂亮木偶的身體上。

指針由七移到六，霍桑偷看這木偶，只見他一手拈着紙煙，一手插在褲袋裏，搖擺着身子，旋轉着腳跟，表演了許多動人的小鏡頭；表示他的塞滿木屑的腦壳之中，對於人世間的一切，絕無半點可牽掛的事情。

霍桑想：朋友，你不要太寫意！我要把一方新的手帕借給你，停一停，讓你可以抹抹香汗！指針由六移到五，木偶的臉上，依然帶有一種鵝絨那樣的鬆懈。——他把那支紙煙，輕輕彈掉一點灰。

這里霍桑暗自籌劃：在眼前這種特殊的情勢之下，用什麼方法，才可以把自己的手指，較合法地拍到這個木偶的肩尖上？

指針由五移到四，——在四字上，這指針「立正」「稍息」了好半晌。——只見這木偶無可無不可地再度又按了一下鈴，好像表示他的安閒而又不耐煩。

這里霍桑在想：你到三樓，還是到六樓？

這時指針已由四字移到三字。只聽木偶嘴裏，又在輕輕地吹着口哨；他的調子，吹得相當動聽。

這里霍桑却已打定注意：必要的時候，他將暫時放棄法律的拘束，而採取一種「上方寶劍先斬後奏」的有效的方法。這樣想時，他的心裏，不禁感到一種貓兒捕獲鼠子的愉快，但是，至少在暫時，他還不想就把他的貓爪，馬上撲到這頭小鼠的身上。因為，他還想看看這頭可惡的小鼠，在這種尷尬的情形下，究竟還有什麼技倆可以施出來。

霍桑想念時，電梯上的升降針，由三，而二，而一，表示梯子已經降落到地面。一看那個木頭雕成的臉面，依然絲毫沒有表情。

梯門開處，裏面有一小隊「很有閒」的人物，「很匆忙」地向霍桑身前衝過來。就在這個時候，蓦地！我們那個木偶，忽而做出一個閃電的行動，冷不防開足機器，旋轉身軀，向樓梯那邊舉步就走！他的步子，顯得非常輕捷，但在輕捷之中，却已透露一種慌張，而不復再是即刻散步時的那種悠閒的樣子。

這個突然的轉變，分明表示我們這位木偶先生，已在「變轉鼻尖」，而作「戰略上的安全撤退」！在這剎那間，霍桑的腦內，好像被拋進了一顆照明彈！他立刻敏捷地想到：方才這可惡的東西，曾背對着自己，把一個雪亮的煙盒拿在手裏春紙煙；他又高舉一個化妝盒，效學少奶奶的

照鏡子，這使霍桑陡然想起：在最近流行偵探影片上，每每有些偵探或蛋們，常把一種發光的東西，反映身後的情形，而不讓身後的人物看出來。由此，可知這個傢伙，他對自己的追蹤，老早就已覺察。他的外表的態度，裝作不知不覺；實際他分明正在策劃，用什麼方法才能作「縮短陣線」的企圖。事情原是很明顯，但是差一點，自己幾乎要上當！

不過，眼前却還沒有上當咧！

霍桑想時，那個木偶已在梯級上面跨上了好多級，而將達於這盤梯的轉彎處。霍桑急忙撩起袍角，不顧一切，慌忙也在盤梯上面跟上來。——前面的香霧，還在他的鼻孔裏飄拂。

他想：現在只要視線看得到，我不怕你會逃進「四度空間」去！

閣閣閣！那個木偶匆匆踏上了第一層樓，霍桑也匆匆追上第一層樓。兩人之間，依舊保持一組梯級的短距離。背後兩架墨晶的探照燈，捉住前方那架敵機不放鬆。

閣閣閣！那個木偶頭也不同，繞着梯子直上第二層，背後的霍桑，揮動手杖追上第二層。一看前面的木偶，步子跨得格外迅速，霍桑盯住他的背部而在想：看你今天還有什麼新的戲法變出來！

閣閣閣！木偶直上三層樓，霍桑也直上三層樓。

這時，在這寬敞的大廈裏，却已展開一個小小奇觀，你看，一前一後的兩匹駿馬，彷彿把這螺旋形的梯子，當作了一條跑道，而在舉行一個春季的香檳賽。

在將要達到三層梯的梯頂時，那個木偶，曾急驟地旋轉頭來，向後面一轉，轉角處的霍桑，匆匆溜了一眼，立刻他又收轉視線，向上直奔。他的腳步，雖在步步加緊，而他的態度，似乎還想保持鎮靜；爲要努力表示他的鎮靜起見，只聽牠的嘴裏，還在噓噓地，不斷吹着哨子。霍桑仰視着他的背部，不禁翹起鬚子而冷笑：等一等，請你不要哭！

想念之間，前面那個傢伙，已經跳上第四層梯的梯級。在這第四層樓的梯級上，那傢伙的步子跨得更大，差不多每一舉足，一躍就是三四級。這木偶的機器開得快，霍桑的步子不得不隨之而加快。但是，前面的木偶，穿的是西裝，後面的紳士，穿的是長袍，以舊式的國產和摩登的洋貨相比較，不問可知，後者却要遭遇必然性的失敗，稍不留神，霍桑的袍角讓自己的足尖踐踏了一下。我們的老紳士，身子一晃，險些立刻落伍。比及站穩步子，只見那個木偶，已在梯頂的轉角處，越出了他的視線網。但是，他還聽得閣閣皮鞋聲，與噓噓的吹唇聲，在頭頂上面放送下來。

因爲那個木偶的背影，已經越出監視線，這使霍桑的內心，不禁格外緊張！他暗喊：不要讓這可惡的東西，又在樓梯上面表演「十遁」！

一面想，一面他以費長房的姿態，一步三跳，隨着那個足聲追上去。

在他還沒有到達梯頂的時候，忽有一個簇新的局勢，突然又發生在我們這個木偶戲的舞台上。

在一陣驟雨那樣的腳步聲中，迎面忽有一人，聲勢洶洶地自上而下，雙手叉住腰，像一座寶塔一樣，擋住了霍桑的步子！哈哈！昨夜的老調子，又來奏演了！霍桑舉起駭怒的視線，一看，出乎意外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個木偶，不知爲什麼？他又自動奔回來。

只見那張木雕的臉面上，好像新包一層鐵，鐵錚錚地望着霍桑說：『先生，讓我看我們的賬！』

這新奇的局勢給予了霍桑一個十足的呆怔！

只見那個木偶隨着霍桑的呆怔而冷笑說：『我們沒有賬嗎？那你爲什麼緊緊跟着我？』

第六幕 伸手拍到木偶肩膀上

這一個尖銳化的反攻，完全出於不意；譬如一個平淡的調子，突然跳到了幾個高亢的音節，却使霍桑在最初兩秒鐘內，未免感到愕然。但是，霍桑畢竟不是一個腦力遲鈍的人，略一定神。他的回答的句子，已隨着他的眼角中的冷笑而有了結構。

他預備冷峭地回答這木偶：『朋友，你要看賬嗎？好！你跟我走！』

他想這樣說而還沒有這樣說出。

忽而，有一種非常困擾的神氣，充滿於他的兩眼。他仰臉向這木偶，投送了更緊張的一眼，突然他像發瘋一樣，舉起手杖的彎柄，向這木偶的臉上，像一個閃電那樣襲擊過去。木偶爲了要

躲避他的手杖，高個子不禁向梯邊一閃，就在這木偶身子一閃的瞬間，霍桑收回手杖，捉一個冷錯，擦過那高個子而像飛一般的搶出一條路來向上就奔，他一口氣絕不停滯地直奔到了六層樓上。

在六層樓上，霍桑曾喘息地略停他的步子而凝想了一下；這凝想至多不過費了一秒鐘，立刻，他又拖着手杖，一口氣重新又奔回三層樓！

原來，霍桑起先以為那個從樓面上奔回來而攔住他去路的，就是先前那個木偶。因為，這人和木偶，身裁也一樣，頭髮也一樣，所穿的西裝，顏色與花紋也一樣；驟眼一看，甚至面貌的輪廓，也好像一樣，但是眼前仔細一看，他立刻感到，這一個半路退回來的人，在他眼內，却已幻成一個龐大的問句符號。第一點，這裏似乎有些面貌上的差異哩！至少，後者的面色，比前者為黑；遠不及前者漂亮。第二點，後者的領帶，雖然也是紅色，但已紅得近於紫；這並不是先前所見的領帶。第三點，最重要的是後者左耳上，並沒有貼上一片橡皮膏；缺少一個主要的標記，一望而知這是一張假鈔票。

總之，當前攔路的這個傢伙，和自己所追蹤的木偶，霎時已換了一個人。不用說了，這魔法的變出，就在自己踏住衣角，腳步略為停頓而失落去前面的背影的剎那間。——總之，他又上當了！

事情非常明顯：那個木偶見自己緊追不捨，心裏相當的慌。他一路繞梯上樓，一路是在計

劃「解脫運動」。料想他在這一座商場而兼旅館的大廈之中，一定預伏若干羽黨；——那些羽黨們，有的穿着和他相同的服飾。——以便在各種不同的局勢之下，隨時予以支援。因之，他一路上樓，一路還在吹哨子；這是他的呼援的信號。

那座「梯形陣地」上的「彈性戰略」的真相，原不過如是而已。

事情豈非很明顯？

當時，他既看破這他詭計，所以絕不躊躇，立刻放棄那個擋路的傢伙，一口氣直追上六層樓。但是，既到六層樓上，他又立刻想起：那個可惡的木偶，一定不會抄襲隔夜的舊文章，而讓自已一猜就着。他一定是在別一層樓上躲了起來；最可能的地點是三層樓。因為，他所準備「親自走領」的那幅畫，是在三層樓上。

事前，他曾假定：那個可惡的木偶，不想真的「走領」那幅畫便能，如果真想「走領」那幅畫，料想他在三百四十九號鄰近，必然設有臨時的巢穴，以便隨時相機行事，這樣的假定，頗有相當的可能性。

這是霍桑從六層樓上重新奔回三層樓的理由。

不過，在樓梯上面奔馳的時候，霍桑的假定，還不過是假定而已。可是，一奔到三層樓上，他的假定，立刻竟已成了確定的事實。

在三層樓旅館部份的甬道裏，霍桑的腳尖，還沒有站穩，忽有一個重要的「線索」，立刻牽

住了他的鼻子。——是一種非常濃烈的香味，只管在他的假鬍子邊掠過來。這香味送到他的鼻子邊，很有一種親切之感。說得清楚些，這是即刻他在電梯之前聞到的香味；再說得清楚些，這是那個漂亮木偶身上所留下的氣息！

不出所料，那個可惡的東西，竟比自己先一步，到過這條甬道裏。

霍桑一面忖度，一面把他的視線，在這甬道各個角度裏，迅速搜索過來。只見，距離自己不多幾步外的一個門口裏，——那是三百〇九號的房間。——正有一個西裝的背影，在輕輕推開房門走進去。不錯，那個背影，正是最初所見的熟悉的背影；而且，那人的頭髮，也是最初所見的熟悉的頭髮！

當霍桑目送那個精密的背影輕輕推進那扇門時，甬道裏的濃烈的香味，還在一陣陣地飄浮。這時，霍桑所受到的刺激，却還不止於此，他一眼眼見這個木偶，鬼祟地掩入這個三百〇九號；一面，他還看見這木偶的腋下，挾着一個細長的紙包，樣子可能是一幅畫！

霍桑的一顆心，加緊地震動起來。

這一個細長的紙包，幾乎迫使霍桑，準備旋轉身子，飛速奔回三百四十九號去看看：——那邊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緊接着他的轉念：發生事情，算來決沒有這樣快。

然而無論如何，他有回去看看的必要。

可是這裏三百〇九號，和那邊三百四十九號，距離相當遠；在這一個人太緊張的時間中，至少兩者相差，好像有從上海到南京那樣的一段路程！顧了那邊，就要放棄這邊；而顧了這邊，又放心不下那邊。這時霍柔的心理，真懊悔沒有把他的那個隨身的「包裹」帶出來。

在幾秒鐘的躊躇以後，他已決定主意，暫時放棄三百四十九號，而專注這三百〇九的數字。——此時他有一種有趣的心理：必要的話，他簡直寧可犧牲那幅畫，而非要把他的指尖，拍在那個可惡的木偶肩膀上不可！

主見已定，他一面在計劃：用什麼方式，走進這間三百〇九號的房間中去。

就這樣一無準備的直闖進去嗎？那似乎不大好。

躊躇之頃，一眼望見這三百〇九號的斜對面，那裏是一個「堂口」，壁上裝有電話機。如果在這裏打電話，歪轉眼梢，很可以監視這三百〇九號門口的動靜。於是，他急急走向這架電話機前，用最敏捷的方式，搖出了一個電話。

在電話裏，他把十句話「節約」成了三句話；他把十個字，縮減成了五個字。他這電話，打給這軍該管警區中的一個高級警員，他用隱語報告：那位俠盜先生，現在東方大旅社的三百〇九號房內，趕快簽發一紙逮捕狀，隨派幾名得力探員，飛速到來兜捕。順便，他又請求那個高級警員，轉搖一個電話給包朗，讓他隨後就來。庶幾在「以策萬全」的情況之下，建立必勝的形勢。

打完電話，他舒了一口氣。摸摸鬍子，搖着手杖，却昂然地向三百〇九號的門口踱過來。在

門前，他把他的手杖，從右手交到左手，一面伸手到他這藍緞大袍的衣袋裏，暗暗摸索了一下。他的指尖告訴他：那支隨身不離的·三二口徑的小手槍，正自靜靜安眠在它的衣袋內。摸過後，他又低頭張望這門上的彈簧鎖孔，他準備再從裏邊的衣袋裏，把一件奇形的小玩具掏出來。那件玩具，在社會上許多「徒手竊盜」的眼光中，也許從來沒有見識過。那是一種用軟鋼小鋸改造成的小鏢刀，式樣，大小，略同於一柄指甲鏢。許多技術高明的竊賊，用了這種高明的器具，他們能在半分鐘的短時間內，輕輕易易，打開一具最精的「耶爾鎖」，全不感到費事！至於霍桑，他的技術，雖不能及上述那種高明的竊賊，但是，如果你能靜悄悄地讓他使用他的玩具，而加以打擾，那末，至多也不過耗費一分半鐘，他就能夠弄開那扇房門，而並不做出一點聲息來。

諸位記者：一個「現任」的竊盜，他們弄開一具鎖，所需要的時間是半分鐘；而一個「捕快賊出身」的所謂偵探，他們弄開一具鎖，所需要的時間，是一分鐘以至一分半鐘，這是兩者之間，比較起來稍微不同的地方。

這裏，霍桑摸索着他的「百寶囊」，正待開始他的必要的行動。

在堂口裏，有一個白衣服的侍者，望見一個大袍闊服的紳士，站在人家門口，在鬼鬼祟祟，張望那扇門，形跡未免可疑。這侍者不禁緩緩走過來，以一種恭敬的疑問的眼色，洋洋然，注視着霍桑的黑眼鏡與假鬚子。

這裏霍桑的地位，畢竟還是一個紳士的地位。以一個紳士而實行竊盜的工作，在最初「登

場」的時節，未免有點心理上的「怯場」。這時，他見有人向他注意，他只得乘機抬起視線，向這侍者很嚴肅地說：「別響！我是一個偵探，在這裏有一點公事！停一停，有警察到這裏來，你告訴他們：有一位長鬚子的先生，已經走進這個房間裏。」

他把那支討厭的手杖，順便遞在這個侍者的手裏而補充說：「懂得嗎？」

那個侍者在再度看了他一眼之後，急忙肅然接過那支手杖而點點頭。

由於這侍者的逗引，不禁使霍桑立刻伸手，輕輕去轉那個門球。起先，他以為這門上一定已碰上了新必靈鎖。不料，伸手一旋，方始發覺這門却是虛掩而並沒有鎖上。在這門球被旋轉的一秒鐘後，霍桑的身子，却已悄無聲息地從這被推開了尺許寬的空隙中踏進了這靜悄悄的房間裏。在他反手輕掩上這房間時，却看出這間光線晦黯的屋子，窗帘並未揭起，中間闕無一人！

跑了！

在第一個空虛失望的意念還沒有消滅的瞬間，第二瞬中他已看到這屋子中間的一個小圓桌上，放着一些很觸目的東西：第一件，那是一張黃色的牛皮紙；——從這紙張的顏色和捲曲的樣子上，可以看出，這正是即刻在木偶脇下包過細長物件的那張紙！第二件，在這牛皮紙的一邊，放着一條擦玻璃工人用的保險帶，這種冷門的東西，在一個普通人的眼內，或許並不熟悉。但是在霍桑的眼內，一看就已知道：住在高樓上的人，有了這種東西，就可以從一個窗口裏面，跳進另外一個窗口裏去。

真的跑了！

但是，如果說這木偶是用了保險帶而越窗逃出去的，那末，這一條保險帶，如何又會留在這個桌子上呢？

霍桑的眼前，不禁佈滿了一連串的問題。

正自不解，忽覺方才的那種香味，又在鼻子邊一陣陣地飄過來；這香味比之在甬道裏聞到的格外濃烈。

爲了找尋這香味的來源，霍桑方始發見這一間光線晦黯的房間裏，另外還有一間套室的門，也正狹狹地開着一條縫。

霍桑迸住了呼吸，向這套室的門前走過來。同時他的·三二口徑的小玩具，已經緊握在他的不很乾燥的右掌裏。

輕輕撥開這套室的門，探進頭顱，向樣面一看，有一個靜悄悄的畫面，突然映上了他的驚喜而又緊張的眼膜：只見，靠壁有一個桌子，那個木偶，正自低頭坐在這桌子前，好像在寫什麼東西。一個壯健而漂亮的背影，向着那扇門。

看到這個背影，霍桑敏感的腦內，立刻想起了外面桌子上的保險帶。他想：好啊！寫好了一點什麼東西，馬上就好使用那條保險帶，算來時間很從容哪！

霍桑想到這裏，幾乎忍不住想喊·Hullo! Good morning! Mr. Puppet! 但是，或許他怕他

這突然的招呼，會嚇掉這木偶的魂靈而喚不回來，因此，他並沒有立刻喊出來。

這時候，霍桑還欣賞到這木偶背影上的香味，一陣連一陣，正自更濃烈地刺激着他的鼻官。

霍桑冷笑道：朋友，你真漂亮！

想時，他已握槍舉步，乘這木偶，還沒有回頭的時候，他已經輕掩到了這漂亮的背影的後方。

他伸起左手，溫和地拍到這木偶的肩膀上！

他以爲他已伸手拍到這木偶的肩膀上！

不料！他一伸手，方始覺察他已真的拍到了木偶的肩膀上。

先生，你感覺到我的話，說得有些模糊嗎？我想，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的。

就在這個時候，霍桑手內的槍，却已被人溫和地接了過去；同時聽得耳邊有一個人溫和地說：

「這玩具有點危險，喂！還是交給我！」

第七幕 木偶製付收據

大約過了一刻鐘，或許是三十分鐘吧？我們這位大袍闊服黑眼鏡濃鬚子的紳士，他又從這三百〇九號的房間裏，施施然地走出來。在將要跨出門口之先，他先把那扇門，開成一條狹縫，向

外張了一張，然後踏進甬道，回身鎖上了門，意欲舉步就走。

斜對面的堂口裏，那個白衣服的侍者，他無端接受了那個天上飛下來的命令，正感到滿腹狐疑。一時，又見這位神氣不很鎮靜的老紳士，空着手，從這三百〇九號的房間裏回身向外，他不禁迎上前去，以一種「戴耳環」的眼色，望着這位老紳士的臉，意思好像要問：「這房間裏發生了什麼事？」順便他將那支手杖恭敬地遞過來。

老紳士在略一沉吟之下接受了那支手杖。他看了看這侍者的臉，說：「謝謝你，沒有什麼事情。」

說完，他搖着那支手杖，匆匆地就向甬道的一端走過去。

這侍者仍以疑問的眼光，目送這個莊嚴而又詭祕的背影，看他漸漸走遠，直至於不見。

這老紳士提起相當急驟的步子，走到三百四十九號房間之前，舉起一個拳頭，兩點似的向這房間上面亂敲；一面又用手杖的彎柄幫助他的聲勢。像這樣的敲門，除了報告「隣居失火」以外，平常却很難得遇見，連在甬道走過的閒人，向他看看，也感到了訝異！

三百四十九號中的兩位「神經衰弱者」，一直是在表演「盜銀壺」過去若干小時以內，不幸他們已經飽受許多無形的驚恐，記得嗎？上一次，大偵探在那位「俠盜」先生手裏，接受了許多恐慌；在敲門的時候，承情把他所接受到的虛驚，分贈了他們許多。不料這一次，那扇倒運的門上，又在演奏「快拍子」，由於門外敲得過急，却迫使那個狐狸臉的蘇州傢伙，不得不硬着

頭皮把那扇門，「照例」開成了一條縫。

在門縫裏，他看到一簇濃而長的鬍子，正在匆匆擁進來。我們這位蘇州朋友，一見大偵探的「商標」，方始把他提在手裏的一個靈魂，輕輕地放下。

但是，我要勸他慢一點再放下來。

大偵探一推門，他像帶來了一陣「海龍卷」的風，他不但把這暴風，帶進了屋子，他更把這陣暴風，吹進了室中人的腦壳，看他進得門來，一言不發，只管搖頭；那簇假鬍子，像京劇中的「丟鬚」那樣在顫動！

在這一間船艙似的小小的屋子裏，本來已經「無風三尺浪」，經不起我們的大偵探，又表演出這種「草船借箭」式的「做工」，這使室中的兩個人物，格外增加了暈船的狀態。

『怎麼樣？怎麼樣？』胆小的收藏家，忍不住慌張地這樣地問。那張狐狸形的臉上，掛着同樣的問句。

『不行！魯平和他們的羽黨們，已經密佈在這旅館中。——』大偵探說話時的神氣，一反平時的鎮靜。

『那張畫，放在這個地點，無論如何不妥當！』他又這樣補充；連他的聲調，也顯然是異樣了！

『那——那怎麼辦了？』我們的收藏家，感到手足無措。

『現在，只有一個方法，——』大偵探說：『你只能把那張畫，讓我帶回愛文義路寓所裏，暫時保管一下。』

大偵探在提出他的建議之後，他匆匆握着門球，回頭向這收藏家說：『我的汽車在門口，你讓「尊价」拿着你的畫，送到我的汽車裏，快一點，別耽擱。』

說完，他不等對方表示同意或異議，拖着手杖，昂昂然，摸摸鬍子向門外就走。

於是，我們那幅一代的佛像，就在這種「騰雲駕霧」的情況之下，飄飄然地走出了這間三百四十九號的門！

正當三百四十九號房內被暴風吹得鴉飛鵲亂的時候，在這東方大廈的門口，飛駛來了一輛大型汽車，這汽車中載着「大隊人馬」，其中包括：本區高級警員一員，幹練探目兩員，以及武裝警察四名；這是一種「援軍到達前線」的姿態，聲勢相當浩大！

在這大型汽車將停未停的時候，坐在汽車前座上的兩個探目，在擋風板裏，望見前面停着一輛將開未開的紫色小汽車。有一個帶眼鏡的大鬍子，正撩起他的袍角，在踏進車廂。隨後，却有一個面貌瘦削的青年，提着一個狹長的皮篋，匆匆遞進車廂中去。

這裏的汽車剛白停下，前方的汽車恰好開走。

由於警署裏面簽發那張逮捕狀，似乎耽擱了一點時間，因之，在這大型汽車開到未久以後，我們的年青的包朗先生，也已飛速趕到，他準備大搖大擺踱進「凱旋門」，而再度喊出他的「最

後勝利」的口號。

在這個時候，大樓上的三百四十九號房間裏，已造成了一個如何的局面？這裏，我不想預先說明，且讓諸位看了以後的情形，自己再去猜。

原來，在那位大收藏家，差遣他的「尊价」，把那幅畫送進大偵探的汽車之後，他心頭正自感到忐忑不定，忽而，他一眼望見桌子上面，留着一信封；這漂亮的信封，帶着一點微微的香味，他覺得奇怪，打開信封一看：其中封着兩張紙片，其一，是一紙收據，上面寫着道：

茲收到唐代吳道子真蹟一幅，特掣收據爲憑。此致

韓祺昌先生

魯平手筆

其二，是留給包郎的一封信，信上寫着如後的話句：

貴友霍桑，刻正逗留於鄙人所關之三百〇九號室中，以意度之，殆將窮檢鄙人之煙尾指印，以供他日研究，知關錦注，特此奉告。

魯平

五分鍾後，當這二種字跡潦草的文件，映進包朗及餘人的視網膜時，那一小隊的人物，完全成了木偶！

第八幕 木偶的家庭

四十八小時以後。

我們這個木偶劇的舞台上，在另外一種背景之下，又展開了另外一個新的階段。

這木偶劇的最初發展，是在一個憩坐室內。現在，我們的戲劇，已演到最後兩幕；這最後兩個較緊張的局面，也是發生在一間小小的憩坐室內。

不過，這兩間憩坐室的線條，却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如果說：前面說過的那間憩坐室，具有一種嚴肅的格調，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後面這一間憩坐室，却很有一點浪漫的氣息。

總之，這前後兩個地點，很可以代表兩種個性不同的人物。

這裏，筆者並不準備開明一篇傢具賬。我只想告訴你：在這一間小巧而精緻的屋子裏，一切的一切，頗能予人以愉快與滿意的感覺，這裏有幾扇窗，面臨着一個小小的花園，有一扇門，通連着這間小屋子的另外一部份。

這是一個天氣明朗的下午，時間約摸四點半。——關於這一點，請諸位記者。佈景時間，都已說明，這裏再來介紹舞台上的角色。

揭幕的時候，在「Mozart」牌子的大鋼琴前，有一個女子，正在彈奏一個激越的調子，一串

繁複的旋律，像浪花那樣四散在空氣裏。

這個女子，我們可能稱她爲少女，也可能稱她爲少婦。因爲，我們在她的年齡上，不能提供一個較準確的估計。但是，看了後面的劇情，我們也許就能給她一個比較適合的稱謂。

這女子，具有一個苗條的體態。一雙含媚的眼珠，帶着一點小孩子的頑劣，也帶着一點男性的英爽。她的衣着，並不大華麗，也並不太樸素。她的長長的秀髮，並不會上過「電刑」，披拂在頸後，顯露出一種天然美。

這憩坐室中的鋼琴，剛日奏完半個調子，我們這座小小的舞台上，又有一個新的腳色，以一種輕捷的步子，從門口走進來。

這個新上場的角色，身上穿着藍袍子，黑馬褂，全身的姿態，流露一種「文明戲式」的討人厭的官僚氣。諸位觀眾也許要說；啊！我們認識的，這個角色，不是別人，正是我們那位喬裝的大偵探霍桑。不！你們弄錯啦！他並不是霍桑，他是另外一個人，請你們再仔細看一看，也請你們仔細想一想，他是誰？

說明書上告訴你們：此人正是那個強盜冒充紳士，小抖亂混充大名人的木偶。木偶登場的時節，並沒有戴上那副討厭的大眼鏡，他的租借來的大鬍子，也早已剃去了。——我們的木偶，大約對於異性的心理，相當地熟悉，因之，他常常喜歡剃掉他的長短不同的鬍子。

木偶走進來時，那鋼琴上的調子，正自彈得激越，木偶聽到了音樂，他的機器，開得格外起

勁！

「啊！大令！」他踱到那個苗條的背影後面說：「你的指法真熟，不過，你把你的音鍵，碰得像麻將牌一樣響，這算什麼調子哪？」

「不懂音樂，請你不要瞎批評。」這女子自注着她的音符，她並不回頭。

「那末請教請教好不好？」這改裝的年青木偶，走到那個女子背後，望了一望那張攤在琴架上的五線譜而這樣說。

「這是一支最新流行的爵士，你懂不懂。」這女子伸着細指，繼續按着她的音鍵。

「有沒有一個侍者呢？」，木偶頑皮地說：「我想，有了爵士，那是應該有一個侍者的。」

「別瞎說！」

「我勸你放棄了這個大呼小叫的爵士，還是彈彈你的什麼古典派的調子，好聽得多。」

「像你這樣的人，配聽那種古典派的調子嗎？」這女子仍舊沒有回頭，却朝着她的鋼琴披披她的紅嘴唇。

「我的本身，就是一個古典派的典型，爲什麼不配聽？」這木偶一邊說，一邊負着手，在這個小小的屋子裏，踱着典型的方步。他的臉，是一個文明戲小生的臉，他的姿態，却是一個文明戲考生的姿態。單看他的梳得很漂亮的頭髮，和他身上所穿的乾隆時代的服裝，兩者之間，好像相隔一個世紀。

那個彈琴的女子，在節奏略爲頓挫的時候，聽到了背後的難聽的腳聲，她回過頭來，詢這年青的木偶看看，她嬌嗔地說：「爲什麼還不把這討厭的衣服換下來？」

「爲什麼要換下來？——這是戰利品哪！」木偶得意的語聲。

「戰利品？賊贓！」

「賊贓和戰利品，有什麼分別呢？」木偶說。

「穿着這種衣服，你還以爲很有面子咧！」這女子停止她的彈奏，站起身來，以一種調笑的眼色，看着這個木偶說。

「爲什麼沒有面子？」木偶聳聳他的肩膀，溫柔地反抗：「生在我們這個可愛的世界上，你若不取一點反叛性的消遣的態度，你能忍受下去嗎？」

這女子見這木偶，公然拒絕她的建議，她不禁扭着她的身軀：「我不喜歡看你這種樣子，我要你把這衣服換下來。」

說着，她又走向這木偶的高大的個子前，解開他的黑緞馬褂上的瑪瑙鈕扣而說：「無論如何，大令，我不喜歡看你把這種竊盜招牌高掛在外邊！」

木偶輕輕握住她的手，把她推到一個椅子裏坐下，他說：「慢一點，你聽我說。」

他自己也在對方一張小圈椅內坐下來，然後，他以一種頑皮的神情，向這女子問：「我真有點不懂，整半個世界的人們都在做竊盜，你並不反對，單單反對我，這是什麼理由？」

『整半個世界的人們在做竊盜？我爲什麼沒有看見？』這女子把一種迷惘的眼色，凝注在那張木頭的面龐上。

只見對方的木偶，燒上一支煙，吸了幾口。他把右邊的木腿，懶洋洋地擱到了左邊的木腿上，隨後，他又說下去：『他們當然不會讓你看見的。我的好小姐，你聽我說：他們天天在實行竊盜的工作，他們却不願承受竊盜的名義，他們明明知道，做竊盜是快樂的事情，而一面却又嫌竊盜兩字的名目太難聽，這是一個可笑的矛盾！——』

這女子聽着他的怪話，暫時沒有作聲。

只聽對方又以一種略帶激昂的聲吻說下去：『總之，那些可愛的人們，做了竊盜，却還沒有承認的勇氣！而我呢，因爲有勇氣，所以不妨大張曉諭，當衆承認我是一個不足齒數的竊盜！』他搖搖頭，不讓對方開口，他又繼續發表他的強盜哲學：『我以爲一個有勇氣的人，總是一個可愛的人，一個可愛的人物所做的事，也總是很有面子的，——』他用頑皮的神情提出他的結句：『而你，爲什麼常常反對我這有面子的，工作呢？』

『偏執狂！』這女子緊蹙着她的眉尖，表示不愛聽。

『你說偏執狂，這也有點像。』木偶說：『那個科西嘉島出身的砲兵皇帝，不也是有點偏執狂嗎？』

『我不愛聽你這偉大的議論，我只要把你這套觸眼睛的衣服脫下來。』這女子嬌嗔地走過

來，準備再度解這木偶的瑪瑙鈕扣。

木偶急忙搖搖手，阻止對方溫柔的攻勢，他問：『小平呢？』

『看電影去了。』這女子退回她的鋼琴前的座位，伸手去翻歌譜。

『那一家？』

『愛普盧。』

『爲什麼讓他跑得那麼遠，誰陪他去的？』木偶顯露關心的樣子，吐掉了一口煙，他又問：『你不是允許他，在星期三讓他去看嗎？』

『有汽車接送，有老劉帶領，你還急什麼？』這女子自顧自按着琴鍵，做出一種無秩序的叮咚的聲音。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跳跳躍躍的腳步聲，隨着那鋼琴上的聲響，在門外跳進來，這腳聲表示是一個小孩的步伐，這小小的腳色還沒有登場，一陣爸爸，媽媽的呼聲，已先在門外送進來。

進來的那個小孩，跳躍到這女子的身前，把他的細軟的頭髮，在這女子身上摩擦了一下，他又旋轉身子，跳躍到這木偶的身前，喊了一聲：『爸！』

那個大號木偶，把這「小匹諾丘」，順勢抱到膝上，丟掉了煙尾問：『爲什麼今天又去看電影？』

「今天提早換片子，你沒有知道嗎？」這小匹諾丘以一種天真的眼光，看看那個老木偶，他又摸摸他的臉。

「影戲好看嗎？」木偶問。

「交關好看！」小木偶答。說時，他閃動了一下他的小眼珠，他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你說要把那個櫥窗裏的木人頭送給我，爲什麼不？」

「我一定給你。」木偶慈愛地說。

「幾時呢？幾時呢？」小匹諾丘連連地問，一面連連揉搓這木偶的胸膛。

這木偶似乎怕他的木壳子裏的機器，被這小匹諾丘弄壞，他急忙捉住他的小手，說：「你別鬧，現在，你去問你的媽；已替你準備下了什麼點心？」他把小匹諾丘從膝上輕輕放下來。

孩子又跳躍到那女子的身前，那女子吻了他一下說：「張媽替你留着點心，趕快去吃吧。」於是，這孩子便又提起他的匹諾丘的步子，跳躍地走出去。

孩子離室以後，那個女子旋轉頭來，她以一種譴責的眼光，拋上這木偶的臉，她說：「孩子還沒有上學，你已讓袖做了一次強盜的助手，這是你的好教育！」

「從一個出色的老強盜的手下，訓練出一個出色的小強盜來，這教育並不算壞。」木偶閃閃他的眼珠。

「這是你的高見嗎？」這女子在琴鍵上，叩出一個尖銳的聲音。

『你的意思，祇想把這孩子，造成一個紳士型。但是，太太，——』木偶搖動他的木腿。『你的意見，根本就錯誤，你還以為紳士與強盜和流氓，有着多麼大的距離嗎？』

『孩子是屬於我的，無論如何，我不能讓他學成你的鬼樣。』女子在琴鍵上，擲出一串 *po. rami-fa* 歷亂的聲音，她把那張椅子，猛然旋過來。

『那也好，但是，太太，將來也許你要懊悔，讓這孩子放棄了這一個自由愉快的職業。』
『不用你管！』

女子說到這裏，顯然真的有點生氣，她從鋼琴之前站起來，又譏刺似的責問這木偶：『孩子去看一次電影，就說路遠路近，不放心。聽說那一天，你讓他獨自一個，留在車馬紛紛的馬路上，這就很放心！好一個模範的爸爸，別再假惺惺吧！』

木偶幽默地望望他這女伴，却幽默地學舌說：『那也有張媽帶領，也有汽車接送，還有許多人。在暗中監護。並且，這事情也早已過去，你還急什麼？』

『那一天，不知道你們玩了一些什麼把戲？我還完全不知道。我也想向你請教請教咧。』這女子的口氣，放和緩了一點。

『小姐，你常常肯虛心請教，這就是你的學問在長進啦。』

木偶聽得他的女伴，詢問他過去所表演的戲劇，他的木頭的臉上，頓時增添了許多神情。他的得意的木腿，像開足了發條那樣的搖動。他又燒上一支紙煙，悠悠然噴起來。於是，他把如何

在那西裝成衣店裏，預設那個卓別麟式的木偶。如何指使小平有心引逗那位大偵探，去參觀木偶人的跳舞。在當他如何讓他的部下老孟，扮成第一個木偶人的樣子，有心送進這位大偵探的眼簾內，讓他驚疑不止。他又如何預料，大偵探在第二天上，一定更要專誠去拜訪那家成衣店，於是，他如何在那玻璃櫥窗裏，安設下另外一個返老還童的漂亮木偶人，同時，他自己又如何扮成第二個漂亮木偶人的樣子，如何再度有心送進那位大偵探的驚奇的眼光裏。連下來他自己又如何在那大商場中，有心兜着圈子，有心露着驚慌，有心讓這大偵探來追蹤。再連下來，他如何又用了種種方法，讓這大偵探安心不疑，一直追進三百〇九號的房間，竟會伸出他的手指，愉快地拍到了一個不裝機噐的真木偶人的肩膀上。最後，他一直說到，自己那時候，如何在「一口大衣櫥的邊上輕輕走出來，如何用很很溫和的方法，繳下了那位大偵探的械！」

這木偶一口氣背誦着他的得意傑作，他越說越感到起勁，得意的唾沫，飛濺滿他的木臉。連着他又作如下的補充：『我這一個傑作，喂！小姐，請你批評，指教，你有什麼感想？』

但是，他又不讓對方提出意見，他自己就接下去說：『總而言之，我這一個戰略，是抄襲「定軍山」裏老黃忠所用的陳舊的戰略，我的方法，只是殺一陣，敗一陣，殺一陣，敗一陣，敵人處處堅信我在「鬚轉鼻尖」，在「縮短戰線」，在「移轉陣地」，在實行「有計劃的安全撤退」，務要使他堅信不疑，然後出其不意，展開我的閃電式反攻，讓敵人好中我的「拖刀計」！』

那個女子聽到這裏，忍不住嫣然失笑。但是她說：『我聽說那個大偵探，他是化過裝的，最

初，你們怎樣能夠認識他的面目呢？」

「大偵探的化裝，的確非常神妙！但是不幸，有一位近代的宣傳家，在他門口，高喊「最後勝利」的口號，於是他的戰略上的偽裝，完全失却了效用。」

「你讓小平在半路上，守候那位大偵探，萬一他並不步行而來呢？」

「那末，我們預伏在他門口的第五縱隊，將要婉轉請求他，乘坐預等在他門口的人力車，而把他拉到我們所預定的地點來。」

「萬一，他雖步行而並不向那條路上走來呢？」

「那末，我們的第五縱隊，自然另有方法，勸他接受我們的要求。」

「萬一，那位大偵探，完全不踏進你們的預定計劃呢？」

「那末，——」木偶頓了頓說：「那末，我們這個計劃，算是完全失敗啦。——但是，你必須知道，我們的計策，當然是不止祇有一個，是不是？」

「照你這樣說來，你這計劃，可算是十面埋伏，面面俱到了。」這女子以一半讚美一半譏刺的眼光，看着這個木偶，她說：「你這大作，結構，佈局，都很縝密，如果你一旦放棄了你的「自由職業」，你倒很有做成一個所謂「有天才的」高貴的偵探小說家的可能哪。」

「感謝你的讚賞！」木偶說：「但是，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要把這種最下賤的職業來抬舉我。」

『把文人的比喻來抬舉你，你還說是下賤嗎？』

『一個文人的三個月的收入，不能讓舞女換一雙襪！你看，這是一個高貴的職業嗎？』木偶冷峭地回答：『如果我有一天，我不能再維持我這愉快而光榮的業務，我寧可讓你到舞場裏去『候教』，我也不能接受文人的職業！』

『你不懂得『清高』，無論如何，這是大作家啊！』

『大作家！哼！』木偶聳聳他的木肩說：『在蔬菜市的磅秤上，我還不會看見過這種東西啊！』

這裡，這木偶和他的女伴，鬥着這種消遣性的口舌，談話至此，碰住了牛角尖，却已沒有方法再進行。一時，這女子走近木偶的身前，溫柔地伸出雙手，撫着這木偶的肩膀，她又把她的話題，拉回到最初的方向，她說：『大令，我們不要再多說廢話，來，讓我把你這難看的衣服換下來。』

木偶再度以彈性的防禦，微笑着躲避對方的行動，他說：『我請求你，再寬容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我將自動的向你豎降旗。』

『真奇怪！穿上這種衣服，會有什麼舒服呢？萬一被人家看見，——』這女子皺皺眉，露着就愛的樣子，她並沒有說完她的話。

『你的憂愁是多餘的。』木偶顯示滿面的驕傲，他高聲說：『我相信全上海的警察，即使把

地球翻過來，他們也無法找到我！」

木偶說時，他像忽然像起了一件什麼事情，他拋掉煙，興奮地站起來，急步走到牆壁間去，要看那個日曆，他銳聲喚喊：「啊！我忘了！今天是星期一，正是那古畫展覽會的揭幕的日子哪！」

那個女子，不明白這木偶的呼喊的原因，她以含媚的眼珠，向他投射着疑問。

只聽這木偶繼續興奮地呼喊：「霍先生，你爲什麼還不來？我真惦記你！」

「如果你能馬上就來，那我馬上就可以把那張畫，雙手奉還給你！」他又這樣興奮而驕傲地說：「但是，如果你再不來，等我的手指，觸及這一頁殘餘的日曆，我很害怕，你的光榮的名譽，恐怕就要受到損害了！」

「哎！你爲什麼還不來？你爲什麼還沒有來？」

這木偶似乎並不吝惜汽油，只管開足了他的機器而這樣高喊！

「喂！先生！你憑什麼理由，會斷定我還沒有來呢？」

當這木偶剛要伸手觸及那頁殘餘的日曆時，一個破空而來的語聲，正自嚴冷地在這懸坐室的某一個角度方面傳送過來！

第九幕 木偶向對方致敬

這一個飛來的語聲，好像在木偶耳邊，拋了一個炸彈！

他慌忙旋轉身來，向那面臨花園的窗外一看，只見花園裏面，有幾叢姣艷的小花，正在向他淺笑，裏面並無人影。

他再急劇地迴眸，向門外一看，只見門口裏面，有兩位陌生的來賓，正自帶着一種嚴肅的微笑，冷靜地站在那裏。

在這最短促的瞬間，室中的一男一女，完全感到呆怔！這雖是絕短的幾秒鐘，可是在這木偶的感覺中，好像經過了一世紀的時間。

這裏在這兩位來賓身上，加上「陌生」兩字的字樣，好像有點錯誤。其實，他們在讀者眼內，完全都是熟人。這時，從那女子的目光中看出來，只見前面的那個人，穿着一套米色而帶條子紋的薄花呢西裝；這西裝具有筆挺的線條，看去好像剛從剪刀口裏逃出來。他的頭髮，梳得像打蠟地板一樣光；有一陣撲鼻的香氣，不知從他頭上，還是從他身上，正由空氣傳送過來。而主要一點是：此人的胸前，赫然拖着一條鮮明的紅領帶。

於是讀者要說：我們的確認識這個人，他不是別人，他正是高據在漂亮玻璃窗裏而致力於宣傳工作的那個返老還童的木偶！

但是，你們又弄錯啦！

我們的木偶，不是穿着大袍闊服，正在室內談話嗎？如何會有第二個木偶，又從門外走進

來！

並且，這位不速的來賓，他和那張木偶的照片還有一點小小的不同：此人的臉上，架着一副新式太陽眼鏡；一雙銳利的眼珠，在黑玻璃中閃着光，顯出一種很機警的樣子。

再看第二個人，身上穿的也是西裝，但是後者所穿的一套，遠不及前者漂亮。有一點是相同的：這二位來賓，年齡都是一樣的青，全是二十左右英俊的小夥子。加上室內的木偶，於是我們的戲台上，一共有了三個年齡相等的男角。

這兩位一前一後靜悄悄地站在門口的來賓，手內各以溫和的姿勢，執着一支小口徑手槍！鎗口的路線，不經意地對着木偶的胸膛！

這黑色的小玩具，却使我們這齣富於滑稽性的戲劇，增加了一點嚴厲的空氣！

室內的木偶，看到這個局勢，在最初一秒鐘內，他已了解他們所處的地位。如果說，我們的木偶，對於他的「光榮的職業」，一向感覺很愉快；那末，在眼前的一剎那間，至少在一萬分的愉快之中却已感到一分二分的不愉快！因之，他的毫無表情的臉上，頓時泛出了一重灰白；同時他的「非紳士式」的神氣，也立刻反映到了他女伴的臉上。

但是第二瞬間，他的神情已由驚慌一變而為困惑，他不禁下意識地低聲呼喚：

「呀！霍先生！」

「不錯，是我！承蒙紀念，感激得很！」來賓中的第一人，這樣悄然回答。

當這簡短而帶緊張件的談話在進行時，我們的木偶獲得了一個舒氣的機會，臉上的木質纖維，好像鬆弛了一點，因之，他的神氣，漸漸又恢復鎮靜；同時在鎮靜之中，也漸漸恢復了他固有的頑皮。

他以外交家的禮貌，嘻笑地向這二位來賓擺手；好像招待親友一樣，做出不勝歡迎的樣子。——諸位當然記得：他的身上，是穿着這種「聞人們」在「證婚」「揭幕」時所穿的禮服，加上他的「做工」，又是文明戲式的「做工」；你們不難想像：此時他的狀貌，却是如何的滑稽！

「啊，霍先生，包先生，——」他微微鞠躬而歡呼：「真想不到，二位會光降！」

他一面說，一面又擺手，招待這兩位來賓，請進屋子裏來。

二位來賓的原意，準備「隆重登場」，表演一種莊嚴的戲劇。意外的，對方這個配角，却完全給予他們一個小丑式的配合，這使全劇的格調，未免受到破壞。於是「前方」的霍桑，不禁從黑玻璃中歪過眼睛，望望他的站在一條線上的夥伴，意思好像說：「進去！難道我們還怕他！」

「後方」的包朗，把視線掠過霍桑的槍口而向自己的手槍看了一眼，他好像回答霍桑：「但是，我們必須留心！」二人交換過一種微妙的接觸之後，方始昂昂然，挺胸走入室內。他們在屋子中心一隻桃花心木的漂亮的小圓桌前，停住了他們的凝重的步子。

兩支手槍，依然準確地指着原來的方向！

這時，舞台上的三個男角，只聽到木偶一人的獨白。他在歡欣地高喊：「來人，趕快泡好

茶，趕快把最上等的紙煙拿進來！」

他雖喊得這樣有勁，可是那靜悄悄的空氣，似乎有點懶惰；似乎並不會傳達他的命令。

他又指着二位貴賓，向他的女伴介紹：『這是我們中國唯一的私家大偵探霍桑先生，這一位是包朗先生。想必你對二位的光臨，一定極表歡迎的。』

他這有禮貌的介紹，事實上，那個女子却已像一匹嚇呆的小鳥，完全沒有聽得他在叫嚷些什麼？

當這木偶獨自亂嚷的時候，那二位執着手槍而站在外交席上的客氣的貴賓，他們依然站在那裏，並沒有坐下來。

於是我們的木偶，他又頑皮地說：『我知道二位先生，一向很歡喜看外國電影的，在外國的偵探片中，有些混蛋們，喜歡在傢具上面，玩上一些機關之類的東西，這真是愚蠢不過的玩意，我却討厭這種事。』

霍桑脫下了他的太陽眼鏡，向袋裏一塞。他以凶銳的眼光，向這木偶刺了一眼，他說：『先生，你也不要太高興！我們真要坐下來，和你談談哩！』

說完，他在木偶特地爲他拉開的一張椅子裏面，靜靜地坐下來。

包朗向霍桑看看，意思好像說：『爲什麼不乾脆辦我們的事？難道還要和這混蛋打一會Billie再走嗎？』他雖這樣暗想，但是，他也侷促地靠着這圓桌坐下。

兩支手槍，依然保持緊張的姿勢；其中包圍的一支，槍口略略帶偏，有意無意指着木偶身後的女子。這時，那個女子，却已默然退坐在室隅的一張沙發裏面。她的眼珠，完全喪失了原有的活潑。她對包郎那支手槍，看得滿不在乎；但是，她却十分關心着霍桑那支槍口的路線。

當時我們的木偶，他也面對着霍桑坐下來。他暫時停止了他的道白，只向霍桑打量。也許，他的木頭的胸膛裏，是在找尋一個計劃，準備解除這尷尬的局勢。

於是霍桑找到一個發言的機會，他說：『先生，你爲什麼只顧看着我？是不是在怪我，誤穿了你的新衣？』

『決不！決不！』木偶笑笑說

『你自然也不能怪我，因爲，我把我的漂亮的衣服穿走了。』霍桑冷靜地這樣說。

『那天在三百另九號裏，非常簡慢，要講霍先生原諒！』木偶說：『我想霍先生在我走後，一定到過那家成衣店裏去找過我。失於招待，抱歉之至！』

『我們當然知道，在一個拆毀了的籠子裏，決不能找到一隻已走失了了的獼猴。但是，我們不妨再去看看，也許可以——』

『——找到一個線索，是不是？』木偶接口：『不知道霍先生親自鑽進我們的籠子，獲得什麼結果沒有？』

『結果？你自己當然知道的！不過，我還要謝謝那位馬路上的小朋友。——他是你的令郎

吧？」

『爲什麼？』

『感謝那位小朋友，把尊寓的地點告訴我，讓我好來拜訪。』

『什麼？他把地點告訴你！』木偶幾乎要跳起來。

沙發上的女子睜大了眼！

這裏默默無語的包朗，同樣凝眸望着霍桑，似乎他也不很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只聽得霍桑說道：『世上的事情，也許真的有些因果律：你讓你那位小同盟者，替你造成了一次勝利；然而你也讓他替你造成了一次失敗。你感覺到我所說的話，有些奇怪嗎？——要不要讓我把細情告訴你？』

『請教！』木偶的眼珠充滿了驚奇。

『那一天，承蒙那位小朋友，在半路上，招待我們去參觀你的照片，結果，我是大大的上了一次當！』霍桑以一種得意的神色，開始敘述他的失敗史。

木偶臉上，露出一點抱歉的微笑。

『在事後，我當然已看破了那個西洋鏡的內容。』霍桑繼續說：『第一點，我覺得那小孩子的眼神，和你很有點相像。因此我的第一個假定：就假定那個孩子，他是你的令郎。——我的假定對不對？』

霍桑說時，順便把一個拋物線的眼光，拋向木偶背後的沙發上，只見那個女子，雙眉皺得很緊；對於木偶的背影，顯露出一種幽怨的神情。

『很聰明！』木偶看看霍桑，讚美地說。

『第二點，事後我又想起了那個孩子所訴說的幾句話。』霍桑連着說下去：『記得他說：那個廚窗裏的木頭人，很像一本影片中的壞蛋。他還說：那張片子分爲上下集，在星期三要換片子，他就要去看。我從這孩子天真的談話裏面，發現了他的愛看電影的習慣。』

木偶很注意地傾聽他的下文。

『那個孩子還告訴我：電影裏的壞蛋，已經上當跌進了水牢。不錯，在他的小小的心目中，那個壞蛋，的確已經跌進一個很巧妙的水牢了。——那是你先生的教育的成果呀！』霍桑聳聳肩膀，得意地補充。

『請說下去。』木偶說。

『事後我推想：那個可愛的孩子，雖因你的主使，讓我去參觀了一下櫥窗裏的把戲。但是我想：他所告訴我的關於看電影的話，你却並沒有指導他的必要，那當然是真話。——我很喜歡這個孩子，我喜歡他的天真。』

『以後怎麼樣？』木偶緊張地追問。

『以後嗎？』霍桑故意慢吞吞地：『我就依着這個線索，親自去打聽：最近在那一家戲院所

映的片子裏，有一個壞蛋，和高站在櫥窗裏的傢伙有點像？還有那張片子，是不是分爲上下集？是不是要在星期三換片子？結果，我在一家電影院裏，果然找到！我所要找的答案；那就是愛普盧。這種探問當然很不費事。這到並不像你那樣製造你的傑作那樣，是要耗費許多氣力的！」

木偶聽到這裏，不禁略略旋轉他的木製的頭腦，向他女伴看了一眼，他聽對方的大偵探，繼續把他的得意事件背下去：「於是，我就專誠去到愛普盧的門前，守候我們的小朋友。我這樣想，運氣好些，說不定還可以在那邊遇見你。主要的是，我要感謝那家電影院的經理，他居然允許我，提早一些換片子，這使我的守候工夫，總算沒有白費。否則，你也正在惦念我，豈不要重勞你的盼望？」

霍桑越說越覺得得意，因爲得意，他不禁想起了他得意的恩物——白金龍。他伸手到租借來的衣袋裏，摸到了他的煙匣。他用單手取出了一支紙煙。但是，他的另外一隻手，還沒下辦公室，對於取火的工作，似乎感到不便。於是，木偶乘機就把小圓桌上的一個火柴架子拿起來，擦一支火柴，恭敬地代霍桑燃上了火。在這個時候，包朗的眼色，格外增加緊張，他在密切監視那個不穩當的傢伙，不要讓他做出什麼不穩當的行動來！一面，他用一種微妙的眼色，也在警告他的「駢肩作戰」的同夥，好像在提示他：千萬不可太大意！

這裏霍桑已經坦然噴掉幾口煙。他倒並不十分注意他同伴的警告。他自管自在提出他的得意的結論：「先生，你看我的方法，沒有出於你的意外吧？」

「真是想不到的神妙！」木偶不禁這樣呼喊。他的神氣，的確表示衷心的悅服。這時，如果不是看到對方的雙手都沒有空，他幾乎要隔着桌子伸出手去，和對方緊握一下而表示他的欽佩！但是，他雖沒有握手，他却還在歡呼：「霍先生，你太聰明了！我相信，即使我們的福爾摩斯先生，從防空壕裏鑽出來，一定也要向你表示欽佩了！」

第十幕 木偶的焦土政策

於是我們這個小小的舞台上，顯示了一個相當微妙的局勢：

木偶和霍桑，越談越見接近。二人之間，差不多完全建樹了一種友好的精神。如果沒有二柄黑色的玩具，從中在作祟，幾乎要使人誤認這是一對最知己的朋友，正在舉行一個星期下午的閒談。但是，也許他們間的關係，正靠着那個黑色的玩具而維持着。誰知道呢？

例外的是室內其餘兩個人，那個女子，她像一頭受凍的麻雀，蜷縮在那沙發的一角，她的失神的眼珠，一直提心吊胆，看着木偶對方那支槍。每一秒鐘過去，她的鬢邊的汗珠，只管一陣陣地沁出來！

還有包廂，自從走進這憩坐室的門，一直好像一個初進學校的小學生：似乎他感到他的手足，沒有地方可以安放。他一面靜聽對方微妙的談話；一面他的不安穩的腳，不時在圓桌底下發生躊躇的活動。有一次，他把他的腳尖，重重踏到了霍桑的腳背上，幾乎要使霍桑跳起來，於

是，霍桑拋掉煙尾，伸手看看手表。他像憬然省悟似的說：『喂！先生，我已經把我要說的話，全部都已告訴你，是不是？』

『不錯，霍先生。』木偶靜靜地回答。

『記得我在初進門的時候，你曾提出你的諾言：你說：如果我能早一點來拜訪，你就把那幅親自走領去的畫，雙手交還給我。是不是這樣？』木偶依然靜悄悄地說：『但是，——』

『但是怎麼樣？』這『但是』兩個字，立刻引起霍桑的焦躁，他把手內的手槍尖，略略移動了一下而這樣問。

『但是霍先生，你是一個明亮人。』木偶慢吞吞說：『你當然明鑒：我能拿到那幅畫，並不是一費一點本錢的；我們從「體恤商艱」四個字上說，應該總有一些「商量」的。』

『難道你，還有什麼話說？』霍桑開始有點焦躁。

『我當然想說幾句話。就算我是坐在貢比臬森林的鐵蓬車內，我想，你也不能不留一點談話的餘地給我吧！』木偶閃着眼珠回答。

『怎麼？你還預備提出條件麼？』霍桑真的搨出了一九一八年的福熙大將的態度：『現在我限你三分鐘的時間，拿出那幅畫來，跟我走！』

他說完，就站起來，把那支槍口，向前移動三寸。

包朗也以被牽線的姿態，隨着他同伴的緊張的動作而緊張地站起來。

木偶看着對方這個進攻的形勢，他緊閉起一隻眼睛，向霍桑的鎗口，做出一種小孩張西洋鏡的樣子。他說：『我有一個建議，向二位提出。』他又歪眼看看包期：『在使用手槍之前，最好檢查一下保險門，看看有沒有開好，否則，臨時恐怕要上當。』

『我們手裏既然拿着紙牌，我們當然懂得玩紙牌的方法。』

霍桑說着，驀地，他把槍口指上木偶的頭顱：『你以為我不會開手槍！』

『哎呀！』在這突然緊張的空氣之中，忽有一個尖銳的呼聲，起於木偶的身後。室內三個男主角的視線，不約而同，集中於同一角度。只見木偶背後那個女子，已從沙發裏面直站起來，她的臉色完全慘白，好像一座石刻聖瑪利亞的樣子！

本來，我們的木偶，有說有笑，始終保持頑皮的作風，可是那個女主角的動人表情，却使他的紳士態度，受到了一點小小的影響。霍桑把槍口退後一些，偷眼向他看着，只見他的額上，有一點小量的汗珠，在漸漸沁出來

霍桑嬉笑地想：『好啊！我老早準備把一方新的手帕借給你，讓你可以抹抹你的香汗呢！』

霍桑想念的時候，木偶和他的女伴交換了一個眼色，彷彿已把一封安撫的電報，輕輕遞送過去。於是他又看看霍桑：『知道霍先生的槍法很準，要不要把我的頭顱，權充一下槍靶？』

他伸手指指自己的額角，順便抹掉一點汗液。他又恢復了頑皮的聲音：『不過要請霍先生，把槍瞄得準些，不要錯打在一個佛像的頭顱上！』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霍桑不得不瞪出了眼珠而發問。他知道這個魔鬼的話，必然有些不可測的意思的。

『請你暫且坐下，好不好呢？』木偶說。『在討論軍縮的圓桌上，用手槍解決一切，我想，那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霍桑向他看看。果然悵惘地坐下。——不過他並不會放下他的武器。

這裏包朗也被牽線似的呆呆坐下來，——一副勝利的紙牌，當然緊握不放。

那個女子，重復也退坐到沙發的一隅，下意識地掠着髮，而呆望着這三個神情各異的男主角。

只聽木偶說下去道：『有一件小東西，我想請霍先生注意一下。你看：在這小圓桌的邊上，裝有一個特別電鈕，我只要輕輕把他按一下，就可以和樓上的夥伴們互通消息。——』

木偶說到這裏，閃閃眼珠，並不說下去。

霍桑不明白這木偶的意思。他姑且依着他的指示，把視線掠到圓桌的邊緣上。只見桌邊刻着一些精細的花紋；在花紋中間，有幾個凸起的東西，像是花蕊的樣子，看去，可能是有一個電鈕在着。

霍桑再把難擾的目光送回木偶的臉。於是木偶又說：『霍先生已經看見這個東西了。我再告訴你：譬如我把這個電鈕，按一下短聲，那是一個警戒的警報；按得長一些，那就算是緊急的警

報。——方少我在拉椅子的時候，我曾在這桌子邊上，一連按了兩下，這就是通知樓上的夥伴。如果聽得樓下有什麼動靜，——譬如聽到槍聲之類，——不妨把那張畫，馬上就給撕碎，絕對不需要考慮！」

霍桑聽得呆了，呼吸有點異樣！——他的準備出借的手帕，大有留供自用的趨向。

木偶還在冷靜地說下去：『做强盜是一種太危險的事！一個稍有腦筋的人既然幹着這種危險的生活，當然隨時隨地，會有一些必要的準備的，你想是不是？』

說到這裏，他突然用高聲提出他的最後問句：『喂！霍先生，你要不要看看莫斯科的焦土政策呢？』

霍桑聽完這話，眼珠轉了一下，募地，他像一頭老虎那樣跳躍起來！他向他的同伴厲聲說：『包廂！你監視這兩個人！』說完，他掉轉身子，旋風一般向門外就走！

他猛聽得背後那個木偶在用一種極度嚴重的語聲向他大喝：『站住！傻子！當心你的腳步，踏壞了那幅佛像！』

第十一幕 再會吧！木偶！

舞台上的局勢，先由平靜進入高潮；復由高潮漸轉平靜。

因爲，木偶這種嚴重的警告，終於又把霍桑的急促的腳步強拉回來。由於霍桑看到木偶的眼

光，露着一種凶銳的神情，他覺得這可惡的東西，所說的話，未必全是假話。自己匆匆上樓，萬一樓上那些無腦子的傢伙，真的實行了所謂「焦土政策」，這却並不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霍桑只能重返「圓桌會議」，繼續以外交方式，重新和這木偶協商「互惠的條約」。

木偶所提出的條件，是把屋中人全部的自由，交換那張唐代的名畫。

但是霍桑却不能接受這個要求，他說：『在這屋子外面，已包圍着大隊的警探，本人無權單獨簽訂那張條約。——他最大的讓步，只能放走一些不重要的人。』

雙方各執一端，這小組會議，便陷入於一個僵持的局面。

於是木偶伸伸手，表示一種絕望的態度。他說：『那只能隨便你！我想我在被捕以後，我的罪名還不至於踏上西砲台；但是，你的那張畫呢？撕毀之後，不知是否還能拼湊起來？』

他又感慨地說：『戰爭雖然殘酷，無論如何，總不該把千百年前流傳下來的文物，輕輕加以毀壞！』

甚至最後，他還向對方提出一種恐嚇，他說：『再不解決這個僵局，他將立刻發出信號，而讓樓上採取「必要的措置」！』

這使霍桑想起他在三百四十九號房內所提供的保證，當時，他曾向那個神經衰弱的收藏家，輕描淡寫地說：『那張畫，是你的生命，也是我的名譽；我不會讓人家把我的名譽掠了去。』

而現在，如果他再伸手拍上這木偶的肩膀呢？……

想到這裏，我們這位可憐的戰勝者，終於只能透出一口無聲的冷氣。

於是：那個會議上的協定，終於在這微妙的局勢下宣告成立。

於是，我們這個舞台上的戲劇，也終於在這微妙的局勢之下告一段落。

天大的事情，似乎都已不了而了。不過，這裏還有一點小小的情節，我們必須在說明書上，加以補充的說明：

第一點，在前述的「圓桌會議」上，這遊戲中的兩大主角，都會說過一些謊話，讓他們的對手方，上過一點小當。說謊，原是不足為訓的事。所以筆者在可能範圍中，必須拆穿這西洋鏡以儆戒他們的後來。

先說關於霍先生方面的謊話。當時他曾告訴木偶說：『在他的屋子之外，已有大隊警探，造成一座「大西洋的圍牆」，本人無權加以釋放云云。』這些話，聽聽相當嚇人，而事實上，這些嚇人的話，目的也只在嚇嚇人而已。——霍桑爲什麼不調動大隊援軍呢？理由頗爲簡單。過去，他對木偶的狡猾，領教過不止一次。這一回，他雖在愛普盧電影院門外，因發見小匹諾丘而找到了這木偶的居處。但是，他覺得大舉進攻，未必一定有成功的把握；萬一大舉進攻而仍舊不獲成功，這於他的尊嚴上，却是一種新的損害。如此，他寧可只帶一個「隨身的小包」，而姑作一次「探試性」的奇襲。

可是，那個木偶却讓他這種毫無實際的大話嚇了一跳。

當時木偶在離室遁逃之前，因着霍桑的大話，曾使他的木腦殼裏，耗費了許多木屑。他曾想出許多預防萬一的計劃，以防萬一的變化。當時他那提心吊膽的狀況，假使讓霍桑看到，那一定非常得意，而要把許多新的手帕，借給他去抹抹香汗。

然而我們這個可憐的木偶，他是上了大當！

不過你們別以為大偵探已完全獲得外交上的勝利。——關於木偶方面，他也有一點小小的傑作。

記得嗎？木偶在談判席上，他曾告訴霍桑：『說什麼——他在小圓桌上裝有電鈕；他的樓上另有羽黨；他一按電鈕，就是發警報；樓上接到警報，馬上就會撕碎那張畫。』凡此種種驚人的言論，你以為都是真的嗎？事實告訴你吧！這些話，連一絲影蹤都是沒有的！

本來，我們的霍先生，他已真的找到一個「伸手拍到木偶肩膀上」的機會。然而，他竟因這「毫無影蹤」的話而放棄了。他這一當，上得不算小！

你看，我們這些外交家的煙幕，放得何等離奇而出色？

其實，凡是外交家們所放的煙幕，沒有不離奇而出色的！

除了上述事件以外，還有一點，我們也得加以補充的說明：那張吳道子的名畫，雖經霍桑費了相當的力量，從木偶手裏爭奪回來，但是，它在展覽會裏開始張掛，却已延遲了一天；直到星

期二，方始給予好古者以細細欣賞的機會。

至於那幅唐代的傑作，畢竟是幅怎樣的傑作？這在前文，始終不曾提供較詳細的說明。現在乘的筆尖，還沒有十分疲倦的時候，不妨簡略地介紹一下：

那幅畫，畫的是：「釋迦牟尼世尊，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忽爾悟道」的事蹟。這幅畫的線條，色澤，是如何優美，深愧筆者不是一個畫家，無法詳細說明。主要的一點是：當時如果有人把那幅畫，細細的看一下，他們一定能夠發現，在這絹本畫的一角，却已多出了一點東西：那是一方極小的圖章，刻着「魯平珍藏」四個字。這個圖章留在菩提樹的根上。粗心地看時，那是萬萬不會發覺的。

世上有許多事情，想想未免有些可笑：每一個收藏家們都喜歡把世上的一些崇高的藝術作品，設法據為己有；每一個收藏家們的心裏，都想把他們的收藏品，保留至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萬年之久。由於這種卑劣的心理，遂使他們在暫時的佔有物品上，必要留些可憐的手澤，如××珍藏的印章之類。可笑像魯平那樣一個處處抱着消遣態度的人物，他也不能免除這個調子。可是，你們曾看見那一個收藏家，能把他們的佔有品，保留到一千年與一萬年呢？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的可憐的小抖亂，他終於已把一個印章，魯莽地留在那幅畫上了。

嚴格地說來，我們的木偶，在這一齣戲劇裏，他是完全失敗的。不過他的失敗，是失敗在一個舉世聞名的偉大人物的手裏，雖然失敗，也還有些「失敗的光榮」。

至於最後勝利，當然屬於霍桑。不過霍桑在這一個戲劇的回憶中，似乎終還有些遺憾的地方。因之他雖然勝利，却也感到一點「勝利的悲哀」。

於是，我們這個滑稽的戲劇，終於在「失敗的光榮」與「勝利的悲哀」的交響之下結了。

木偶劇的閉幕詞

我一口氣看完我在二十年前記的故事；並草草加以修改，成爲如上一篇東西（有些不符時勢的話，是後來添上的。）

我在這里自行檢舉：我自己覺得這節故事，太不像一件實事，太像一個十字街頭上的連環圖畫；甚至，我在每一頁上，都嗅到一種煙火氣味，在透出紙背。

如果說：過去我所記的許多「吾友」的故事，都有一些不合理，那末尤其這一個，更是不合理的。一個。

如果有人問我：你這一個故事，到底還是事實？還是謊話？

我告訴你：我的確無法提出一個肯定的答案。

也許在當時，我會聽得一個關於霍先生的傳說，因之，我在年輕好弄的情緒之下，渲染成了這篇故事。

也許在當時，我正憶念我們的那位「神秘朋友」，因之，我的太無聊的腦內，引起了如上的

幻想。

總而言之，這到底是傳說，還是幻想？連我自己也已很模糊；因為，相隔的時間，實在太長久了！

好在我所寫的，只是一個木偶的戲劇，木偶，它是一個什麼東西呢？誰都知道，木偶也者，只是世間一種最沒有腦子的東西而已！一個最沒有腦子的東西，所演出的戲劇，必然的會是最不合理！那是無須加以說明的。

你看，眼前世界上所流行的各種木偶戲，那一種是比較合理的呢？
那末，很好。閉幕了，再見！



三十一年雙十節



A541 212 0010 0721B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獵 夜

著 作 人 : 孫 了 紅

發 行 人 : 丁 基

出 版 者 : 大 地 出 版 社
上海西康路三三七弄二八〇號

印 刷 者 : 正 風 印 刷 公 司
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

電 話 三 五 六 七 〇 號

版 再 月 一 十 年 七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元 一 : 價 定 本 基

3398

815.24

1616127